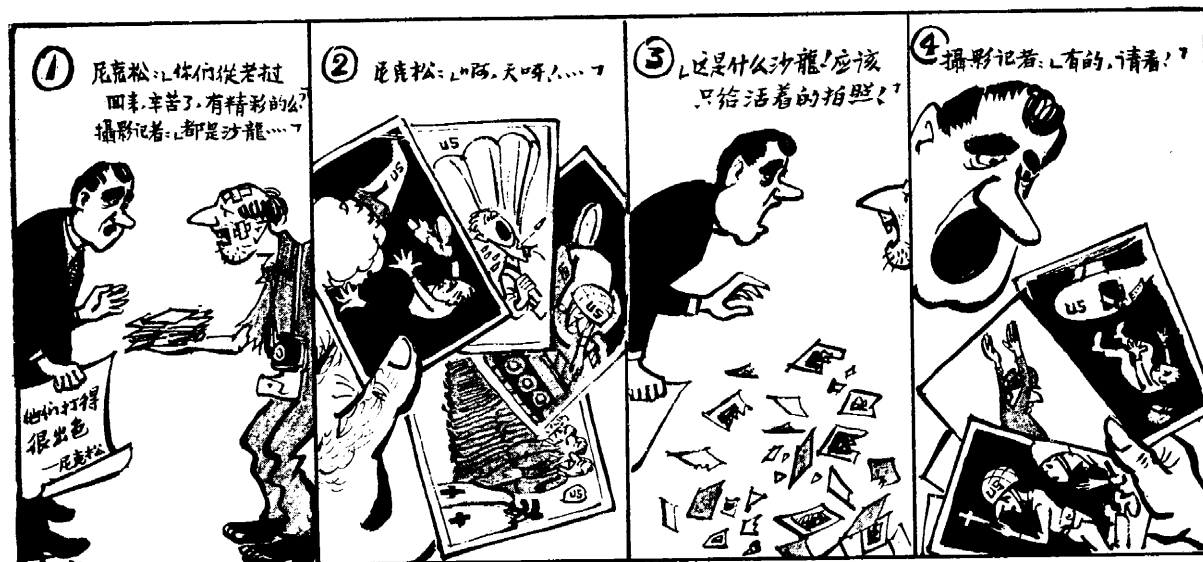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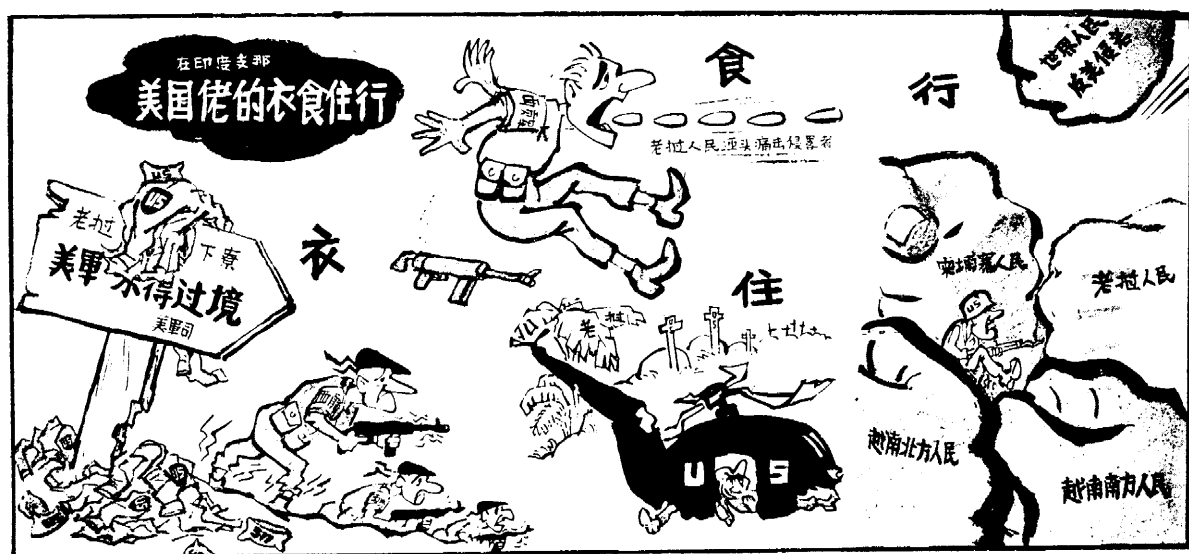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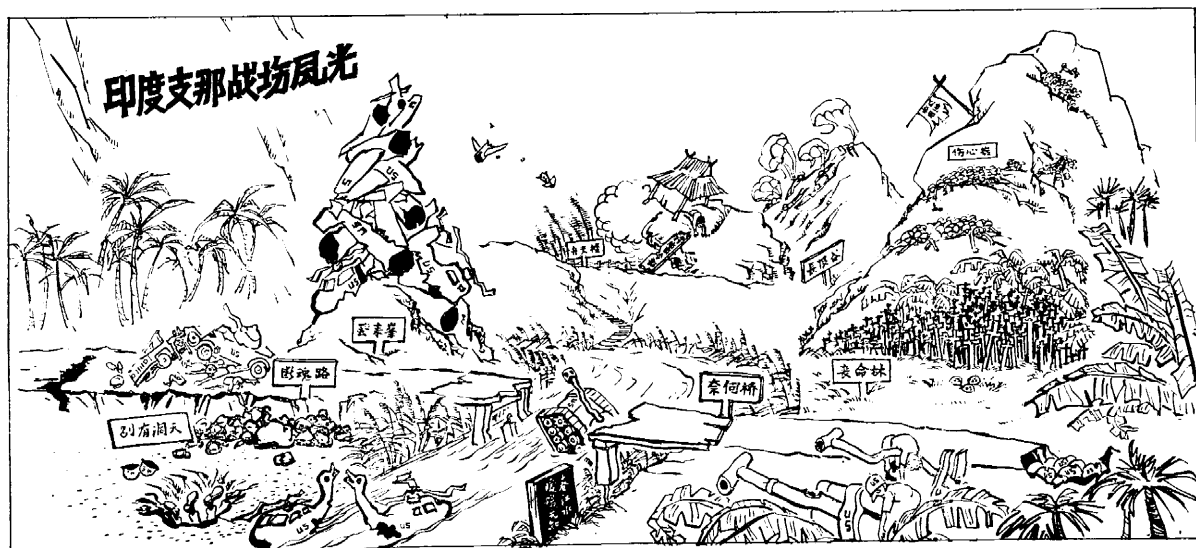


建設

目 次

驳斥「日本通」的几个荒唐谬论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关于越南九号公路大捷
 未及发光的马来觉醒青年团
 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
 拆屋日记





目 錄

駁「日本通」的几个謬論..... (专稿)	(2)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4)
东南亚反对日资与日货..... (经济纵横谈)	(7)
黄金会被打入冷宫吗..... (经济纵横谈)	(7)
天 关于越南九号公路大捷.....	(8)
南 地 大捷经过.....	(9)
北 下寮——阮军的地狱.....	(10)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人物誌)	(11)
未及发光的马来觉醒青年团..... (历史资料)	(12)
大 家 談	
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	(14)
谨防那只黑手.....	(14)
一针见血.....	(15)
~~~~~ 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 16 )
哲 思 救火的体会.....	( 16 )
學 想 落实三互精神.....	( 17 )
~~~~~ 人定胜天.....	( 18 )
社會一角 工厂一年经历.....	(19)
问蓄水池.....	(19)
会 议.....	(19)
敲骨吸髓的剥削.....	(20)
拆屋日记..... (报告文学)	(21)
致敬, 美国人民..... (诗)	(22)
阿美利坚的声音..... (诗)	(22)
廉价劳动力..... (诗)	(22)
德婢想不通的问题..... (小说)	(23)
叭儿狗学者..... (杂文)	(25)
要不得的学术「尊严」..... (杂文)	(26)
读书人的悲哀及其他..... (杂文)	(26)
吹牛皮的「升级」..... (杂文)	(26)
别离妈妈..... (散文)	(27)
呼——碌碌..... (诗)	(28)
要做有用的人..... (歌曲)	(28)
向日葵之歌..... (歌曲)	(28)

駁斥「日本通」的幾個荒唐謬論

·合羣·

不管是在东南亚或者日本，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起劲地谈论着有关「东南亚与日本关系」之问题。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日本往何处去？」已经不单单是决定日本人民命运的课题，而是影响到千千万万亚洲人民命运之问题了。也正因为如此，亚洲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密切关注以及热烈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可以说是十分正常，也应该可以说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财阀南进步伐之加速与需要，日本也正加紧向外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前些时候，日本国内之「亚洲通」们，就在大嚷大叫，说什么：「我国与亚洲各国只保留在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不行的，应该加紧进行文化交流！」接着，乔装代表亚洲人民的「日本通」也远在千里之外遥相呼应：「是啊！日本不应只看中眼前利益，应该早日树立长远计划！」一方强调「文化」不应落在「经济」与「政治」后头，一方「劝导」日本打长远算盘。「亚洲通」与「日本通」所串演之双簧，合作得多么的紧凑！

就在「亚洲通」与「日本通」声嘶力竭叫喊「文化交流」声中，各地声讨日本财阀，控诉「丑陋的日本人」的怒潮却越来越澎湃。六十年代即被日本垄断资本深入渗透，敲骨吸髓最为严重之泰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反对日阀之大学生组织——「反日俱乐部」。日本财阀惊慌了！「三井物产」匆匆抛出「奖学金」，企图收买泰国学生，缓和所谓「反日情绪」。各地人民对日本之不满与日阀之慌张加强了「专家」们之理论根据：「文化交流为当前之急务」。越来越多的日本财阀深深地认识到：「经济动物再也混不下去了。」一向一毛不拔，贪得无厌之日阀只好苦笑地掏出了红红绿绿的日钞，充当「文化交流」之基金，唆使「专家」、「学者」加紧活动。有钱能使鬼推磨！「亚洲通」与「日本通」声音喊得更大了，他们各在天地南

北，合奏着早在东京配好之曲调：要使日本与东南亚「减少不必要之磨擦」，「要使国际关系趋于圆滑」。

怎样才能「减少不必要之磨擦」，使日本垄断资本与被鱼肉之东南亚人民相安无事，「关系圆滑」呢？日本之「亚洲通」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开了多少不同之药方。与此同时，应日本财阀之邀而出笼之「日本通」也开足马力，连夜泡制各种似是而非之理论，妄图混淆视听。由于「日本通」系以「第三者」姿态出现，又以「洞悉日本内情」之「权威」自居，因此其言论较诸一般被日本邀请作「亲善访问」，替日本大吹大擂之论客文章，更具欺骗性。这里即想针对「日本通」所持各论，一一予以驳斥。

東南亞恐日論

当前日本财阀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亚洲人民已经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已告复活，致使日阀每动一步都感到极不自在。因此，怎样诋毁东南亚之舆论并引导到对日阀有利之方向，便成为了「日本通」们之「至上命令」。有一位本地之「日本通」就把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之东南亚舆论形容为患上了「无知」，「不了解日本」之「恐日症」。他除了认为东南亚人民「草木皆兵」，「过度渲染表面事实」之外，甚至破口大骂东南亚舆论：「咆哮烂骂」，「于事无补」，「过度神经质而反应近乎歇斯底里」。

把东南亚人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形容为「过度神经质」，把东南亚舆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说成是「歇斯底里」，「日本通」对于东南亚人民及其舆论是多么的憎恨！他爱日阀之情又是何等之深！

东南亚舆论一致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为什么要被套上「无知」与「恐日症」之雅号？难道东南亚人民是无中生有，诬蔑日本么？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难道不是既成的事实吗？难道要东南亚人民眼看着日本财阀叫嚣什么「马六甲海峡生命线」却坐视无睹，甚至拍手称快么？是不是说，东南亚人民对日本之扩军备战政策不大大声叫绝，不在旁摇旗助威就是「不识抬举」，就是对日本「无知」呢？

必须指出的是：东南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的东南亚的舆论决不会被「日本通」的「咆哮烂骂」所吓倒。「日本问题权威」企图一手遮天，一笔勾销各界之舆论，一洗日本军国主义罪恶之做法是办不到的。真正患上「恐日症」的并不是东南亚人民，而是讨好日阀，传播「降日病」的「日本通」。曾与日本蝗军有过很好较量，并且彻底将之击退之东南亚人民，对于日阀之一切手腕是瞭如指掌的；东南亚人民对于蝗军有的是无限的仇恨而不会有丝毫之恐惧。「日本通」不懂这些道理，而却在旁指手划脚，诬蔑东南亚舆论患上「恐日症」，其为日阀公然张目之咀脸，令人不禁要提出质问：「日本通」与日本财阀之间，到底是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大勢所趨論

「日本通」在斥责东南亚舆论「无知」之同时，也企图依恃日阀之声势，散播「反抗无用」之宿命论——「不论一般人之好恶如何，日本将步入东南亚的心脏。」

——「日本的重整军备并非我们反对而停止我们赞成而进行，这是完全是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而决定。」

于是，「日本通」就替东南亚人民指出了唯有投靠日阀，并与日阀「合作」，「共存共荣」之「唯一出路」。他要人们认清「时势」，不要「违抗潮流」。

「日本通」的这个声调，十分熟悉，好象在那儿曾经听过。单看表面现象的人们听了也许会引起共鸣：「是啊！日本仔好厉害！你看他刚打败战，现在又是一条好汉。」

的确，战后的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国之扶植下又东山再起了。遵循着美国制定之「亚洲人打亚洲人」之政策，日本正企图卷土重来，「填补亚洲力之真空」，重温二十多年前破灭了的迷梦。君不见年来日货四处泛滥，日商挟着日圆胡作乱为，横行霸道？日本财阀不是在叫嚷着什么要向「海外雄飞」，发扬什么「开拓精神」么？可是，尽管日阀十分猖狂，叫嚣尘上，就以为这是「大势所趋」，可以吓人们，则未免太过低估人民的力量。

人们都还记得四十年代之历史吧！那时候蝗军迅速南下，势如破竹，不到五十五天就攻陷了马来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星洲也失陷了。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狞笑了，为虎作伥之昭南红人得志了，他们四处恐吓人们，说什么「共存共荣之大东亚共荣圈已是时势所趋」；要人们接受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之汉奸理论。然而，曾几何时，四处为非作歹，耀武扬威之蝗军投了降，昭南红人之预言落了空。

「时势所趋」，那儿会遵循日阀之主观愿望？

日本宣傳低劣論

把外来侵略者与被压迫民族之间不可调和之矛盾解释为双方之「误解」，可以说是殖民主义辩护士之惯施伎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日本之第四个军备扩充计划等于第三个军备计划之二点三倍，为了向国内鼓吹「忠君爱国」之思想，以及制造「扩军合宪论」之舆论，日本当局终于大胆地抛出了战后以来的第一个「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地露出了其狰狞丑恶之面目。对于日本这一切明目张胆复活军国主义之铁证，世界舆论无不一致予以猛烈之评击。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人人喊打的虽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旁焦虑，急得要命的却是「日本通」。他们跳出来说话

了：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基于其主权属性之作用，日本有自我防卫之权利。」

——「东南亚各国对日本整军之危机感；与其说是来自自整军，不如说是出于『白皮书』的含蓄。」

通过这些论调，「日本通」一面大骂「东南亚舆论」对日本之「无知」，为日本之扩军备战政策公然辩护，起了佐藤，中曾根之流「扩军合宪论」之留声机之作用，另一方面却乔装「中立」，假惺惺地「批评」「白皮书的含蓄」。「日本通」甚至「埋怨」东京之「恩师」「宣传伎俩低劣」，不了解东南亚「反日」、「防日」之心理，他焦急地在旁督促日本当局「注意」，「反省」，「对本地区之疑惧者作一有说服力的说明」。

换句话说，「日本通」企图把各方对于日阀之责难归咎于双方之「误解」——东南亚对日本「无知」，日本「不善于宣传」。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东南亚人民从自己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学会了辨别真伪，识破日阀狼子野心之本领。东南亚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之企图，从来就不以什么「白皮书」之「含蓄」与否作为唯一之判断根据。恰恰相反，即使军国主义者在什么「白皮书」上面，耍了更多之花招，用了更多「和平」，「防卫」之美丽字眼，东南亚人民与舆论界也不会因此上当。所谓「东南亚对日本整军之危机感，与其说是……」者也，不过是暴露了「日本通」企图通过假批评，而达到真帮忙之丑恶目的吧了。

实际上，日本制造舆论之宣传伎俩，向来都是「世界水平」，「亚洲第一」的。君不见「日本歌舞团」，「青年访问团」，「民间考察团」源源接踵而来，进行「亲善外交」么？日本财阀不仅懂得通过控制国内教育机关与舆论机构作为向日本国民灌输侵略思想之工具，也懂得通过「文化交流」与外国之大学讲坛展开海外宣传活动，南韩与此地相继成立「日本研究中心」便是明证。在近几十年之历史上，日本之樱花，富士山，甚至一路来被日本视为男人附属品之日本女人也常被利用作为迷惑外国人，制造「亲善气氛」，「亲日感情」之工具。日本之宣传伎俩，那儿会差，那里需要「日本通」「督促」，「提醒」的呢？

事实十分清楚：日本当局公然抛出「白皮书」并不是不知道它之公布会引起世界舆论之责难。要不是为了照顾这一点，这份军国主义复活之公开文献也不会迟至今日方敢公诸于世了。因此，日阀之公布「白皮书」，并不意味着其宣传伎俩之「低劣」，相反的，它告诉了我们：有美帝撑腰，完全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不能忍受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之「约束」，而要闯出笼子，痛痛快快地为所欲为了。

「日本通」企图通过不着边际的批评，而替日阀打掩护，其伎俩也够差矣！（上）

日本戰犯自白新錄 (上)

小山一郎

溫故譯

——我怎樣從鬼變成入

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在复活，日本之书刊充满缅怀战争情调的今天，日本著名月刊「潮」肯拨出版位，刊登「日本人在中国大陆之罪行」之专集是难能可贵的。这份专集共收录一百名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之回忆录及有关中日恢复邦交之看法。这里即选译其中较有代表性之十数篇。

「我怎样从鬼变成人」一文之标题原为「我参加杀光、烧光、掠光之三光作战」，详细描绘了「三光」一书（中译本为「日本战犯之自白」）产生之过程，其他各文之叙述者亦为曾经参与「三光作战」，现已悔过之前蝗军，因此感人颇深。

——译者

我是前（日本）北支派遣军「衣」部队之军人，即属于北支派遣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三大队第四中队之军曹。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我被拘留在中国之抚顺战犯管理所。

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期间，曾把侵略战争之真相写成文集。这些文集之份量，如果全部合在一起，大概有大型纸张一千页那么厚吧！这些文件都保留在中国。在我们回国以后，有一位到中国访问之日本某出版社社长，由于有意在日本将之出版，即向中国索取，并从中挑选十五篇文章，经过大事宣传之后，以袖珍本之记录文集形式出版。

这本书的书名便是「三光」（一九五七年出版），它是日本战犯进行毫无人道之杀光、烧光、掠光之罪恶行为之自白书。

这本书之真实性及其揭露日本军队惊人残暴之内容，很快的就使

它成为一本畅销书。

当时，右翼之暴力团体就向出版社社长施加压力说：「事到如今，岂容向天下暴露日本民族之羞耻！」强硬要求绝版。出版社在不得已之情况下只好接受他们之要求，停止出版该书。

这个事件，并不单纯只是因为受到右翼之压力。在它之背后，是有一股更加强大大之政治压力的。

这间出版社在日本是第一流的，它仅仅受到右翼的威胁就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一本畅销书成为绝版本，并不是因为它力量之微弱。

因此，在当时右翼暴力团体发出的「岂容暴露日本民族之羞耻」这句话当中，正隐藏着如何真正解决历史上和民族上遗留下来之日中问题的基本方向。

在日中战争期间（指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期间——译者），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军所进行之大量残酷屠杀事件，比起今天美军在越南所进行的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它甚至超过德国纳粹党所干之滔天行为。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夺走了中国人民一千二百万条生命，掠夺了五百亿美元以上之财产，这是我们绝对不能遗忘的。

在我被拘留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除了日本军人约一千名之外，尚收容前满洲国皇帝溥仪，该国（指日军扶植建立之满洲傀儡国——译者）大臣、高级官吏三十余以及统治该国之日籍高级官吏一百数十名，总共一千一百数十人。

我们这些旧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大多是属于在华北，华中方面作战之部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被苏联所拘留。五年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侵略中国之战犯，就被苏联引渡到中国。

在被引渡到中国后不久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之心境是十分黯淡的。在被苏联当为战争俘虏而被拘留之期间，我们都还相信总有一天，得以归国。可是，今天在中国却被关在过去日本人为监禁中国人而建立的抚顺监狱，看来先前之希望是完全落空了，因此我们每天都自暴自弃。不仅如此，那年（一九五〇年）刚好发生朝鲜战争，战局一天比一天激烈，由于美军已经攻打到鸭绿江南岸，中国为了抗美援朝，派了义勇军到朝鲜参加战斗。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抚顺随时都可能成为美国空军轰炸之对象，因此，中国当局便把我们所有拘留者移到内地的哈尔滨及其郊外之呼兰收容所。

我被移送到哈尔滨，那儿之环境比抚顺坏，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监视也比前更为严厉。我们的心情更坏了，一直是自暴自弃，乱发脾气，对于管理所职员或兵士之指示，根本就不要听，每天都大嚷大叫，乱说粗鲁的话。

我们时常在想：「美军一定会到这儿来解放我们吧！」「可是，一旦美军接近这儿，中国对于我们这些将成为他们妨碍物者之安全一定置之不顾。因此，当中国军队撤退时，他们一定会先把我们杀死吧！」

的确，如果按照日本军队之做法，其结果一定会这样。有关这一点，由于我们本身最有经验，最清楚，因此这些顾虑从来就未曾离开过我们的脑子。

有一天，管理所长（听说是当时解放军少校级的军官）通过所内之广播发表谈话，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把你们从抚顺移送到环境较坏、场所较窄的这儿来，是十分抱

歉的，这主要是考虑了朝鲜战争之战局，为了诸君之安全而不得不施行之措施。中朝人民一定会在朝鲜战争取得胜利。美国侵略军一定失败。希望诸君好好记住我今天所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美国军事力量之强大，因此大家对于所长所说的话都不相信，我们心里都在冷笑。可是，所长的话终于成了事实。大约一年以后，我们又被移送回抚顺。朝鲜战争终以中朝人民胜利而结束。

食物添加 令人惊奇

第二次移送到抚顺，管理所之设备更好了，这儿还有狭窄之哈尔滨收容所没有的运动场。管理所方面对于我们之健康也加以注意，和当初接管时不同，兵士们都放下了佩有刺刀之短步枪，也脱下挂在腰间的手枪，手无寸铁地接管我们日本俘虏兵。在这一两年之间，我们对中国之看法逐渐有了改变。

在我们对中国最反感之时间里，尽管我们大嚷大叫，大骂粗话，监视我们的兵士和职员也从不以暴力对付我们，就连大声申斥我们的事情也从未有过，他们始终一贯，以柔和而又坚忍之态度对待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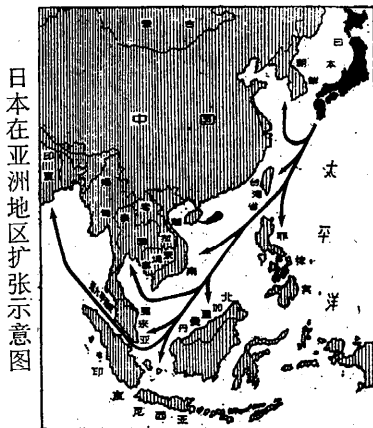
例如，在苏联过着漫长的俘虏生活里，我们从未吃米，每天都吃杂粮和黑面包。这并不是特别为了虐待日本人，因为苏联一般之国民也是如此过活的，到了中国，由于主要粮食就是米，因此大家都大吃特吃，好象饿鬼般地狼吞虎咽。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住在同一房子的二十个前后的人，在吃完两大锅饭之后仍嫌不足，还向走廊之兵士「要饭」。大约二十分钟之后，盛满饭的大锅又送来了。搬送它的兵士对我们说：「这是因为不够而特地再煮的，请吃吧！我们的炊事员，由于不知道你们一餐之食量，因此只凭自己之估计而煮。如果不够，随时都可以提出。唯因这些米都是中国农民用汗换来的贵重果实，绝对不可浪费……。」

饱食终日对于身体是不好的，因此我们要求：「让我们更多的运

动！」对此，当局给我们半天的运动与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提供我们齐备之运动场及各种运动用具（排球、篮球、单杠、沙地与举重器等）。当局还允许我们做将棋（类似中国之象棋而有所不同——译者）、围棋和麻将等作为晚上娱乐之用途，也提供我们乐器。此外，各个房间之门锁打开了，大家可以在所内自由来往，也可以组织乐队和剧团。我们还可以直接听日本电台的广播和阅读报章。

对于中国这么宽大之处理态度，我们是连想也不敢想过的。如果是日本军队，对于俘虏会给多少食物呢？添加食物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用谈了。在卫生管理方面，（日本）则强调将囚人关在阳



日本在亚洲地区扩张示意图

光照不进之黑牢，让他们生活在生满蛆虫的地方。一有些微反抗，则将其拖出，用木棍横暴殴打。万一打死了，也好像死了猫、狗一般，无动于衷。日本统治中国殖民地之时代与中国对我们之态度，真是天渊之别！他们对我们之宽大，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我们生活在被特别照料之围墙里，我们对于外边中国人民生活之变化、经济、政治方面良好之发展，也深深地有所感受。

「中国变了！一切正朝向好的方面发展。以中国当局对我们之态度，可以看出中国根本没有存心想报复……。」

通过上述之事实，我们对中国之反感逐渐淡薄，对于中国之看法，也逐渐地起了变化。

调查工作 不许撒谎

可是，尽管中国当局对我们之态度是这么的宽大，也尽管我们对中国之看法已经逐渐有了变化，在我们的内心里，仍然悬挂着一件事。这就是：「我们几时可以回日本呢？作为战犯之结局到底是什么？……」

终战以来在苏联度过了五年，移到中国又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日本和中国之邦交却未恢复，美苏之间仍然在进行冷战，国际形势显得很不明朗。大家的心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顾虑：「我们接下去到底怎样？」

就在第四个年头的某一天，我们一直担心，恐惧的事情终于到了，这就是「审判战犯」。

在抚顺管理所的日子里，我们前前后后曾经进行过某些程度之学习。诸如国际形势、日本国内形势，以及有关新中国，侵略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我们就曾经通过读好几本书，也通过听广播、集体讨论等形式，逐点地进行学习。然而，一旦「审判战犯」之调查工作开始进行，我们所学的这些浅薄知识居然一点也发挥不出作用。

我们一个一个地从房子轮流被叫出去，和调查员面对面地谈话。

「在战争期间，你是不是有到中国之××地方？」「是。」「你是不是有参加当时日本军在中国××地区之作战？」「是。」「你在哪儿杀了多少中国人民？」「……。」

直到昨天为止，一直都堆着笑脸，和我们一起生活，学习，成为我们商量问题对象之管理所职员（几乎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将校，日文都很好），从今天开始却成为了调查我们罪行之调查员。一切都如想象中那样进行，不得撒谎。然而，坦率的说出来却有所顾忌……我这条命岂就此结束？……脚在哆嗦，心脏跳得十分厉害，眼睛东张西望，六神无主。不管听到什么，舌头是不听话，喉咙变得沙哑，语无伦次回答，这些都因为我

还没有立下决心。

调查员说：「中国人民对于你们日本军国主义之军队，从侵略满州开始以及侵略中国之战争中，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坏事都是瞭如指掌的，因为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孩子，朋友就被你们屠杀，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请你把你所知道之事实坦白地告诉我们吧！」

声调虽然十分柔和，唯却充满严正之气，一点不许我们撒谎。我好不容易才决定这样回答：「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无法马上回答。如果你问我是否有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也许我还想得起。」

对此，调查员说：「现在，我这边什么都不讲。这个问题要由你自己自白才有意义。」

对于调查员所说的「意义」这两个字之含义，当时的我一点也无法理解。

像挖心肝般的坦白

那一天，我无法说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在调查员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文件。这些也许就是有关我之调查记录（在当地人民控诉下整理而成）文件吧！……我沉默着。过去打仗时各种各样的场面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之脑海里。

不久，调查员一面交给我纸和笔，一面说道：「今天就到这儿为止吧！回去房子后，请好好地再想一想。那时如果你还想自白，就请把它写下来。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我的心好不容易才放松了下来，我蹒跚地拖着脚步回到了房间。

房子里其他的人好象也被进行过同样的调查，有脸青青在沉思着的，有三三两两在房子的角落悄悄私语的，也有的呆然凝视着天花板，各种各样之神态都有。在这之中，有一位自暴自弃地说：「四年来的闷在这儿，现在还要进行什么调查，反正是死刑，我什么也不说。」

不管在谁的心里，都为自己之命运勾出了如此黯淡无光之前景：审判、判决，然后就是死刑或终身

徒刑。

类似之活动前后进行了好几个月。在这之间，有的人曾被召去问话四、五次。尽管如此，调查员不对我们敲打过桌子或者大声叱骂，我们之中谁也未尝受过肉体之痛苦。

过了一个时候，从房子里悄悄私语而变成全房集体参加之讨论会了，结合着自己之亲身体验，我们彻底地讨论了诸如「日本军国主义是什么？侵略战争是什么？自己是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的什么？」等问题。

这个讨论会就叫做「坦白会」。

自己一个人单独时没有决心自白的人在轮到自己谈时，也一位一位地把自己之经验开始说出来。起初只肯说些轻微之罪过，慢慢地也谈起严重之罪行来，话题之内容因此而有所进展。

经过几个月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犯过之罪行象挖心肝地坦白说出来。调查员之手，已经堆满了每个人交来之自白书，调查活动至此就告结束。

就在那个时候，调查员说：「当初我曾说过自白要自愿才有意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你们自己认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之罪恶性，认识到自己本身过去就象鬼那么的残酷并且要抛弃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坦白说出自己之罪行，你们才有可能从鬼变成人。」

接着还说：「即使不叫你们自白，对于你们之罪行，我们也是有办法很好地调查的。事实上，经过四年之岁月，我们已经详细地调查了，为了不做任何错误之判决，正确之调查是有必要的。」

调查活动结束后，调查员又恢复成为职员，和我们有说有笑，一起兴高彩烈地打排球和篮球。偶而，职员们也告诉我们：「在这个管理所的职员、兵士，炊事员当中，其父母、兄弟、妻子，孩子被日本宪兵杀死的就不少。然而，我们却在照料你们的生活，为你们炊事。不仅我们这样，全中国人民也是这样。」

听了这些话，我们真是非常感动。我们低着头，默默地沉思着。

不能进行侵略战争

就这样的，我们用镜子照了自己之过去，也批判了过去之丑态。为了彻底抛弃它，我们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在战争中之体验，照实地写出来。这些文章都提交给中国管理所，其中有些后来就被收录在「三光」那本书里。

之后，我们在管理所又度过了一年，由于中国政府宽大之政策，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经起诉就得回到日本。抚顺管理所的一部分日本人，军人及满州国之高级官吏以及负有重任者数十名虽经起诉及受到严正之审判，唯都在宽大判决后之数年后，提前获得释放而回国。

不管是不被起诉的，或者经过审判而接受判决的，在我们回日本之前，都允许到中国全国参观、旅行，到各地访问。

在访问期间里，各地出现了许多使我们感激流泪及令我们心如刀割，深感内疚而致以万分歉意之动人场面。就在我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地方，我们会见了曾被我们的手所杀害的人们之遗眷。我们叩着头向他们道歉。在中国各地，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对我们边流着眼泪边说：「一想起往事，我们的心就象被刀绞的一样。可是，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能再度进行那样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祈望和日本人民有着友好的关系。」这些话我们得牢牢记住，永不可忘。

今天在日本，对于日中问题有着各种各样不同之看法。一方面要求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之主要潮流，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着敌视中国，只追求经济利益，坚持主张政经分离政策的人。然而，有关日本和中国之关系的问题，决不是单单为了赶上世界潮流，只求经济利益者所能解决的。从历史上和民族上遗留下来，非解决不可之问题正堆积如山呢。

（作者为前日军人，现经营草蓆业）

東亞對資日 南反日與貨

· 益武 ·

日本报纸「每日新闻」英文版，在今年二月十一日刊登了一条香港消息说，日本「工业银行」的总裁 ISAO MASAMUNE，当时在香港宣称：日本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遇到很少抨击」。这个日本「工业银行」的头子，是今年二月间由日本外务省（即外交部）派出，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地区、澳洲和新西兰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活动的日本「经济和投资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这个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对外掠夺扩张的烂头蟀的话，意味着什么呢？它暴露了侵略成性的日本财阀，在重新走在对外侵略扩张老路上的得意忘形的气焰。这个家伙，既然说日本垄断资本在亚洲许多地区的经济扩张活动「遇到很少抨击」，那就无异暗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所作所为「很受欢迎」了，只差他没有说出「受到倒屣欢迎」而已。

但是，日本财阀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渗透活动，果真「遇到很少抨击」吗？如果上述那个日本「工业银行」的头子不是装傻扮呆，他也就知道这决不是事实。

远的不说，单是今年二月以来，东南亚地区一些报纸上所刊登反对日资日货在东南亚扩张的言论，就

已够上述那个日本「工业银行」的头目之流听了。

二月初，曼谷报纸报道，泰国陶器制造业人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陶器会在泰国投资设厂。在他们的反对之下，曾在去年表示「赞同」日本陶器会在泰国投资设厂的他依集团的投资委员会，不得不在最近「拒绝日本陶器会社的设厂申请」。

二月廿二日晚上，泰国他依政府的「贸易局长」查隆在曼谷说：「泰国商界人士恐怕，日本商人企业控制泰国经济。」他指出：「在联营行业方面，一些日本商行以接管整个营业为目的」。

二月十四日，雅加达出版的印尼全国性报纸「商业新闻」发表社论说：「目前，日本货品充塞着整个远东和东南亚市场。各种各样的货物，包括米粉、玩具、收音机、电单车等，一步一步地从日本流入，使它得以控制这些国家的市场。……我们不能听任这种情形继续下去，而不采取必要的步骤。」

三月二日，泰国他依政府的「经济部长」表示，他个人赞成议员中禁止日本汽车入口的提议。

三月六日，菲律宾稻米和粟米生产者发表声明，反对马科斯政府从日本输入大米。

哪里有掠夺，哪里就有反抗。日本垄断资本越是扩大对外扩张掠夺，他们所遭遇的反抗必然越大。如果日本「工业银行」的头目之流不信，那就等着瞧吧。

此外，泰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今年以来一再表示，反对日货倾销泰国。

黃金會被打入冷宮嗎？

· 黃武 ·

近两三年来，尽管有人一再唱高调，说什么要「把黄金打入冷宫」，使它形同废纸，一钱不值，好让美元继续充当西方货币的盟主，在西方货币金融领域里称王称霸。

可是，且不要说发出这种昏话的人自己是否在做着炒金买卖，现实就掌了这种人的嘴巴。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伦敦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今年以来曾涨破三十九美元大关，达到了每盎司三十九点零四美元。这个价格，都远远超过了美帝拼命抱住不放的每盎司三十五美元的「官价」。

去年，当西方「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一度跌到「官价」水平的时候，那些充当美元卫士的人，曾经大表高兴，吹嘘他们早就有黄金将会被「打入冷宫」的「先见之明」。可是，正如西谚所说：「笑得最早，并不就是好。」事实证明，他们笑得也太早了。

黄金，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其他广泛的用途。牙医和首饰方面固然使用它，航空太空工业也使用它。在人类社会上，它总会有一定的用途，但是，美元则不然，它是美国对内进行压榨，对外进行剥削、扩张、掠夺，以及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和进行侵略

战争的工具。而随着美国政治经济财政危机的日益深重，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和它在西方金融货币领域里霸主地位的加速下降和衰落，美元是终有一天被「打入冷宫」，成为一钱不值，没有人要的废纸的。

今年二月廿二日，英国著名金商萨莫尔·蒙塔古公司（SAMUEL MONTAGU AND CO.），在其出版的评论中预测，西方「自由市场」中的黄金价格，在今年内可能达到每盎司四十美元。

三月以来，伦敦金融上的黄金价格反复上涨，每盎司价格上升到八点八零美元。

去年，不仅受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会从南非购入黄金，西方国家的银行也这样做。

瑞士国家银行（THE SWISS NATIONAL BANK），在三月十日发表的年报中正式证实，它在去年从南非购入了价值二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黄金（按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计算）。

此外，据萨莫尔·蒙塔古公司透露，去年中东和远东地区为囤积及供首饰制造业方面使用而输入的黄金，比一九六九年大增。它说，去年单是中东地区对黄金的需求，就由一九六九年七百万盎司增加到去年大约一千一百万盎司。例如，在杜贝，黄金的进口量，由一九六九年四百五十万盎司，增为去年共七百万盎司。

保卫了下寮 保卫了运输线

美国二月八日出兵进攻下寮，其目的在于扭转不利于它的战局，减轻它自己的困难，增加印支人民的困难，在于打通横贯下寮的第九号公路，截断老挝南北的运输交通线，使印支三国人民不能密切联系。但是这场仗打下来，美国的黄梁美梦完全破碎了，老挝人民在消灭敌人大量重要有生力量的同时，保卫了下寮解放区，保卫了第九号公路上的要地（如车邦等），保卫了运输线，使印支战场继续连成一片。此其三。

对印支战争全局的影响

〔问〕那么，老挝人民这场胜仗对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也有很大意义了。

〔答〕对。第九号公路一役，还打得美伪军的士气空前低落，军心空前沮丧；同时大大鼓舞了印支三国人民的斗志，促进了三国人民紧密配合和互相支援，使印支战争形势出现新的局面，向着更加有利于老、越、柬人民的方向迅速发展。这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鼓舞世界革命人民斗志

〔问〕第九号公路大捷大灭美国侵略者威风，大长人民志气，这里说的人民，恐怕全世界人民都包括进去吧？

〔答〕是呀。刚才我们谈的几点，是着重这个大捷对老挝形势、印支形势的影响，实际上，这场胜仗具有的重大意义，是超出印支范围的。第一，在战场上又一次戳穿美国侵略者纸老虎，又一次证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又一次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直升机、坦克车、装甲车和大炮等等物质因素而是人。这样，对于全世界革命人民就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打乱美国全球侵略部署

第二，这场仗不仅打得美国侵略者肝胆俱裂，而且把它的全球性侵略部署打乱了。它的气力是有限的，这只手挨着痛打，另一只到别处搞侵略活动的手就不能那么运用自如了。你说对不对？

〔问〕是的。关于第九号公路大捷的重大意义，你一共谈了六点。根据你所谈的，似乎可以归纳

大捷经过

二月八日，美伪军数万人开始向老挝南部第九号公路地区大举入侵，上有成千架飞机「空中支援」，下有大量坦克和远程大炮掩护，入侵的美伪军一进入老挝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

二月八日开始至二月中旬，老挝人民解放军一面诱敌进入早已设好的伏击阵地，一面利用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前堵后截，分割围剿敌人，美伪军个个胆战心惊，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有时一天只能向前爬行几百米。

二月中旬至二月底，美伪军沿九号公路进犯到班东地区以后，深陷泥潭，被迫转入防御，靠九百架直升机运输抢占九号公路以北和以南一些山头的美伪军，龟缩困守在各个高地上，受到老挝解放军的包围和痛击。窜犯到班东地区的敌人，更被打得死伤累累。仅在二月份的二十天内，老挝解放军就歼灭敌人四千多名，击落敌机二百多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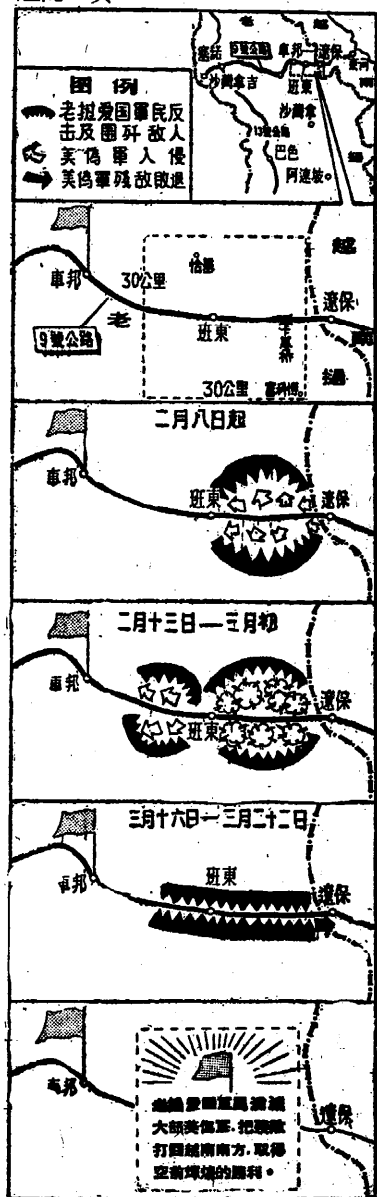
二月底至三月初，美国又从西贡和柬埔寨抽调数千名西贡伪军前往救援，使入侵老挝南部地区的西贡伪军增加到两万多人，把一部分所谓「精锐」部队空运到班东以西的车邦附近地区进行反扑。老挝爱国军民在车邦附近地区、班东地区和班东以东的九号公路沿线发动强大攻势，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三日，全歼敌人三个营和一个装甲团。

三月初至三月中，美伪军在班东地区主要据点遭到包围，班东以西的大部敌军被歼灭。

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老挝

为一点：老挝人民取得的气壮山河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对印支战争全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会起着促进作用，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推行「越南化」计划、在全世界继续进行侵略活动，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你会同意我这个「总结」吧。

爱国军民发动大规模进攻，取得四次大捷，完全解放了班东地区，消灭了敌人三个旅两个团。至此，老挝爱国军民经过四十多天浴血奋战，歼灭一万六千多人，取得辉煌胜利，在印支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下寮

阮军的地獄

本文是「朝日新闻」记者阪中，三月十八日同两个瑞典记者一起进入寮保以西约六公里、老挝南部境内的阮军布莱堡基地的战地报道。他看到了基地满地是伤兵，一张张痛苦的嘴脸。他也看到了毫无作用的美阮军「反击」和阮军被打败逃命的情景。这篇报道有力地说明了美阮军入侵下寮遭受到的惨败。

× × ×

在美国空军全面支援之下，阮军入侵下寮的作战已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军对从寮境内慌忙撤退的阮军展开了总攻。特别是在卡紧着撤退阮军脖子的国境地带寮保山隘，解放军的攻势特别强烈。

布莱堡基地就位于九号公路的樽颈地带。这里已被解放军的迫击炮和美军直升机的火箭把平原坡地变成一片焦土。我们一到达这里就被硝烟和难闻的血腥气味噎住了喉咙，简直无法呼吸。

记者自寮保山隘附近的阮军咸义基地乘直升机出发，飞机在雾中以六百公尺的高度飞行。在空中俯瞰南越境内向西蜿蜒伸展的第九号公路时，山凹中到处都可看到被烧毁、破坏的阮军坦克、军车的残骸。飞机只要越过一座陡峭的约六百公尺的山头就是老挝境内了。

直升机飞到老挝境内，只见山坡和平原到处硝烟弥漫。美军直升机一面发射火箭一面掠过硝烟降落。螺旋桨卷扬起地面的黄土烟尘，使人眼睛难睁。我们背着摄影机跳下飞机急忙向直角的方向走去时，「噯」的一声，迫击炮弹的弹风已经掠过耳际。我急忙抱着钢盔一头扑向地面，同行的瑞典电视记者和摄影记者也同时卧倒在我的身旁，立即一股白烟在我们眼前冒起，就在我们三公尺之前，一发迫

击炮弹掉在地上，幸而是一枚没有爆炸的炮弹。

我们看到前面四、五公尺处就是阮军堆积的沙包阵地，但已感到双脚不听使唤。阮军士兵挥手示意要我们快些跑。我们虽然弃去了沉重的背包，仍感到摄影机太重。这时炮弹掠空的声音又在头上擦过。我们三人拼命奔逃入壕内，炮弹的爆炸声就响开了，几乎震破了耳鼓，还听到「吱」的弹片声插入沙包。这些炮弹的落点距直升机降落周围不到二十公尺，解放军的迫击炮真是厉害。

我闻到了血腥的味道，原来我们跳进的战壕是临时收容阮军伤兵的救护壕。我们讨了些水喝，在灯光下看到四、五个一排的伤兵并排地躺在板上。他们忍受着极大的疼痛，面部的肌肉不断抽搐。他们都是被迫击炮弹炸伤腰部和腿部的。军医绷着脸说：「救护直升机一直不来，据说还得要等四、五天才能来呢。」

布莱堡基地在第九号公路北面约一公里。由阮军最精锐的一个伞兵营据守。基地内开辟了一处直升机着陆场，四周围以大批坦克、装甲车，还有一〇二毫米的曲射炮并排放着。阮军大兵躲在坦克后，低着身子，怕挨迫击炮弹。他们都是十九、二十岁稚气未除的少年。

一个阮军上尉指挥官对我们说，这是一场奇妙的战争。阮军在同看不到的敌人作战。解放军的主要攻击武器就是迫击炮。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何处随时会飞到。「他们对我们轰了许多炮，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还击却打不到他们。」虽然看准了迫击炮打来的方向，还击还是没有效果。

正说着时，我听到头上一阵从武装直升机上射出的机关枪声。一看对面山头，一架美军直升机正在试图降落，同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这是一架巨大的「CH47型」直升机，在卷扬的尘土中，驾驶员同机枪手跳了出来。这架飞机被解放军的炮击弹中受伤不能再飞，驾驶员被迫弃机逃命。不久，另一架

「WH1型」直升机飞到，把机师和机枪手带上机去飞走了。

解放军看到阮军要撤，火力更大了。美军军官都说：「这是解放军的包围战略」。即先不同阮军先头部队接触，等到阮军攻势告一段落时，就从阮军后方一举将入侵的部队切断，掐断先头部队的脖子。

十八日上午，我看到一批批从深入老挝南部的洛洛基地撤到咸义的阮军士兵，他们人人表情惊悸。他们从美军直升机中下来，脸色苍白，制服褴褛，毫无气力的从着陆基地摇摇幌幌地走到集合地点去。

据守洛洛基地的部队是阮军第一师第一团。十八日早晨撤出的阮军总数两营还不足，换句话说，这个团的一半士兵已经被歼灭了。一个士兵哭着把他的同属于一个部队被击毙的哥哥尸体拖上直升机一起撤回来。阮军说，在树丛里，挤满着急待救援的伤兵。这些伤兵无法到达直升机的降落地点。我看到士兵水壶中倒出的全是泥浊的水，许多人已经几天吃不到军粮。他们在洛洛基地筑起的大炮阵地全被解放军迫击炮摧毁，大炮被打破，后来他们只能靠小手枪和掷弹筒同解放军作战，最后放弃基地。这些阮军一到咸义基地就贪婪地吃着美军的军粮。

我亲眼看到三名阮军死抱着直升机的脚架撤回来。据说许多阮军害怕美军直升机以「超过载重」为借口，不肯降落基地，他们一见到直升机就拼命攀爬，许多人死抱着脚架经过数百公尺高空飞数十分钟才回到后方，他们疲倦过度，直升机一到达后方就筋疲力竭倒在地下，要用汽车送进医院急救。

美国直升机一个机枪手说，从洛洛基地撤退时，阮军争相攀在直升机脚架上死也不肯放手。解放军的机关枪打来了，直升机为了避开炮弹，慌忙起飞，把所有攀在脚架上的阮军士兵全部从空中摔到地上，全部摔死。

一个美国记者把下寮战场描述是阮军的地狱，照我看来比地狱还有过之。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

· 建河 ·



自学成功

一九一〇年，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城里。父亲是一个开杂货店的小商人。由于家庭环境并不佳，因此他只念到初中就被迫停学了。父亲为了希望他能够学到「一技之长」，便送他到上海去学商科。但在旧中国里，在外国资本扩张势力、官僚买办、军阀的重重压迫下，广大农村破产，城乡一片萧条。他父亲的店子负债甚多，他迫得又再停学。

他由上海回到家后，便负担起家里的小店子的杂役工作，一天由早忙到晚。在这种情况下，华罗庚并没有停止学习，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进行自学。

由于店里的工作相当繁重，每日所余的时间无多。他就分秒必争地阅读各种关于数学的书籍，如果没有顾客来买东西时，他就在账台上演算数学题。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课本和参考书。那时，当地根本没有图书馆，书店中则连一本最普通的解析几何这类的书也没有。他只得想尽方法向别人借书来看。书一到手，便日以继夜地埋头阅读，思考，做笔记，有时甚至把整套书抄下来。

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老师指导。遇到数学上的难题，怎样解决呢？他便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精心钻研，并不好高骛远。他将学习比作爬梯子，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不懂，决不轻易去跨第二步。他曾经说过：「不怕水平低，只怕不知底」，首先练好了基本功。在自学的过程中，尽管进步较为缓慢，但却非常踏实，并非一锅「夹生饭」。

克服困难

在自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并没有灰心失望，仍然表示了他坚定的信心。他仍然继续刻苦地去学习。

在二十一岁那年，他不幸患了伤寒病，后又患上了关节炎。由于没有钱作及时的医疗，结果足足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后来走起路来还有点瘸腿。在病中，他并没有放弃自学，反而利用这一段时间加紧学习，并修完了中学阶段的数学课程。

后来，他已能够阅读一些较高深的数学参考书了。他经常阅读一本上海出版的「数学杂志」，并投过不少的数学论文。他的论文受到了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一位主任的赞许，但这位教师却意想不到这引起数学界大为注意的论文作者，竟是一个没有念完中学的杂货店小店员。

于是，这位教授便介绍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让他在学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方便。华罗庚便利用这个机会更加勤奋地去学习、研究。几年后，他不但修完了数学系的课程，而且学会了多国的语文。他能够用英语讲、读、写。也能阅读法、德、俄文。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

从那时开始，他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数学论文，发表在日本、印度、英国、德国、美国等著名数学杂志上。

「堆垒素数论」

后来，他到了英国，英国剑桥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不久，他又被邀转到了美国，协助当代数学权威爱因斯坦解决一些数学上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于「西

南联大」担任教授，但他还是继续对数学的研究工作。

一九四〇年，他起草了著名的数学论文「堆垒素数论」，并把这部著作寄到苏联，立即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苏联科学研究所并把它译成俄文出版了。

一九四六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在那里，他看到了美国人民的痛苦，华侨和有色人种的被侮辱与欺负，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自美返国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着自己的祖国的热爱，由海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把他的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的生产建设，贡献给人民。

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利用数学为建设服务。他先后发表了很多实用性很高的数学论文。后来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近年来，他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深有体会地说：「长时期以来，我并没有积极去改造我的资产者世界观，更严重的是，我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还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他说：「我是关起门来做学术研究的。集中研究『高深』的理论，把全部时间花在进攻『难题』上。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否对人民有任何实际用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搞数学竞赛，并把它当作外国『先进』经验加以宣扬。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公开号召青年通过专心研究技术知识来为个人的成就奋斗。」

他指出，社会阶级斗争的激烈事实，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要向劳动民众学习，勤勤恳恳，跟上形势的发展，并为社会教育和科学研究作出贡献。

来及发光的马来觉醒青年团

原作者：SHAHROM MOHD. DOM

译者：舒利亚

本文原文发表于马来文「宝石」月刊 (MASTIKA) 三月号，题目为“PADAMNYA API YANG BELUM MEMBAKAR”。作者在文中介绍了紧急法令之前，马来青年兄弟反对英殖民主义者的一般情形，亦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关系。——译者

在祖国的政治发展史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来青年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看来还不怎样明显。不是说当时没有青年出现在民族政治斗争里，而是他们的出现为他们的领袖所掀起的斗争浪潮所掩盖，虽说其中亦有青年，但都不以青年的姿态出现。

这种情形是和战前的民族政治史有所不同的。当时年轻一派和年老的一派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他们的斗争都较侧重于宗教，但他们的不同点还是明确的存在着，而我们也借此以识别和评价年青一代的斗争和信仰。简言之，由于存在着“年轻派”和“年老派”的矛盾，我们能更容易地看出“年轻派”当时的活动和角色，并从而对它作出评价。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着的，因为我们很难全面地把马来青年的斗争同民族政治划分开来。明确地说来，他们的斗争是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发展的一环，甚至可说马来青年的斗争是这个国家政治的支柱。由于上述青年的政治组织是附属于及受制于某些政治团体的，因此，要去划分这些青年组织和他们所属政治组织团体，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1946年2月，当马来马来国民党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PKMM) 内的左翼青年第一次在怡保组织成觉醒青年团 (ANGKATAN PEMUDA INSAP) 的时候，(年轻的一辈，虽然还是隶属较大的政治团体)，便以一个政治单位出现了。而在1948年，在崑崙士马莪 (GUNONG SEMANGGOL) 希斯布回教党 (HISBUL MUSLIMIN) 也成立了青年阵线 (BARISAN PEMUDA)，接着在1949年8月26日，巫统青年联盟 (PERIKATAN PEMUDA UMNO，即现在的巫统青年运动 PERGERAKAN PEMUDA UMNO) 也成立起来，以加强巫统的斗争。当时巫

统是在拿督翁·宾·爷亚化 (DATOK ONN BIN JAAFAR) 所领导。

上述的三个青年政治组织是互不相同的，它们是它们各组成政党的斗争中坚。但是觉醒青年团是独特的。因为它不仅左倾，而且还确实表现出反抗英殖民主义及争取祖国独立的进步的马来青年精神。

不可否认的，巫统青年联盟 (正如巫统一样) 也一齐争取独立，他们的区别，(也正如马来亚国民党和巫统的区别一样)，在于他们对独立的观念和态度的分歧以及反抗英殖民主义以争取独立的方式的分歧。这是造成当时的两个最大的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分裂和争执的主因，而这也是战后马来人政治运动史中最主要的特征。

有关觉醒青年团的原则和斗争被记录得太少了，甚至在历史课本中它已被忘却，好象这项运动不重要似的。从他们不单要驱逐英殖民主义者，而且还要亲自粉碎它这点意义来说，觉醒青年团是一个进步的、激烈的马来青年团体。由于觉醒青年团的势力和努力，使英殖民统治者坐立不安，进而迫使他们把这个年纪轻轻的组织加以压制与禁止。这一点可证明它的进步性和激烈性。

由于缺乏资料，觉醒青年团的斗争历史不能清楚了解。因而，人们都逡巡地将领导这项左翼运动的亚末波斯达曼 (AHMAD BOESTAMAN) 的斗争看成是它的斗争。觉醒青年团的斗争纲领有记载于波斯达曼撰写的“觉醒青年团政治纲领”里 (TESTAMENT POLITIK API)。

在1947年2月17日成立的觉醒青年团总共有五十个支部，它的主要目标是：“……统一觉醒的青年在一个组织里，以加强民族和国家的战线；在青年里提供政治，物质及精神的锻炼，以备在需要时，自己能出而起领导作用。争取在马来亚政府里的代表权，并在民主基础上，建立马来亚……” (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18/7/1947)。

在觉醒青年团长达廿八页的政治纲领里，波斯达曼阐述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民族能够不流血地争取真正独立的事情……” (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18/7/

1947)。而对“流血斗争”的信仰，正是成为觉醒青年团反抗英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原则和精神实质而这原则和实质也明确地把觉醒青年团同巫统青年联盟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团结在觉醒青年团里的马来亚马来国民党中的青年队伍，对英殖民主义者开展强硬的斗争。在争取祖国独立的事业里，觉醒青年团不单单是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内青年的政治组织，它甚而是为争取真正的国家独立而准备与英殖民主义者宣战的一支军队。

这是左翼集团，特别是觉醒青年团的最主要特征与特质。根据波斯达曼在“觉醒青年团政治纲领”(TESTAMENT POLITIK API)里的分析，“……很多青年都是激烈的，因为他们有热血，……从最低至最高的工作里，青年始终都表现出其激烈性……”。

“如果青年人发现到温柔难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时，他们将进而采取激烈及强硬的行动……。”这项觉悟形成了觉醒青年团用以争取独立和寻找社会正义的力量。

“觉醒青年团认识到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的两种途径。第一，是激烈的和快捷的……革命。第二，是温柔缓慢的……演变。第一个途径需时少并能造成快捷的改变；而第二个途径带来缓慢的改变。”

“第一种方式需要斗争，而第二种方式则依靠于统治者的怜悯。第一种方式需要人命，物力的牺牲，而第二种方式却只依靠于言词而已。在这两种方式中，觉醒青年团选择第一种。觉醒青年团仅仅只相信第一种方式……”(海峡回声——STRAITS ECHO——15/3/1947)

正如它的政治纲领里所记录者一样，觉醒青年团明确的斗争态度清楚显示其斗争态度的激烈性以及为了争得祖国的真正独立而对革命的信仰。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独立(觉醒青年团也要消灭在这国家的阶级区分：海峡回声15/3/1947)必然是与巫统青年联盟和希斯布回教党(HISBUL MU-SLIMIN)青年阵线的斗争和矛盾的。

觉醒青年团的斗争历史(正如其他左翼政党的斗争历史，包括受马来亚马来国民党所影响的希斯布回教党的斗争历史一样)，是非常短促的。波斯达曼在1947年3月13日为英统治者所逮捕。虽然他的位置由奥斯曼布勇(OTHMAN BUYUNG)所取代，但觉醒青年团却遭英殖民主义者所禁止。

英国禁止觉醒青年团及除了巫统之外的其他政党，瘫痪了左翼和宗教集团(希斯布回教党)对英殖民主义者的反抗。1948年6月16日紧急法令的实施更加强了这种形式。

英国的这项行动在左翼间造成了怀疑，似乎英国人开辟及指示道路给其巫统去争取这个国家的独

立。1902年3月23日“民主”刊物(MAJALLAH DEMOKRAT)刊载了对波斯达曼的被捕的怀疑：“……可能与拿督翁和巫统有联系……。”

在紧急法令下大批左翼成员被逮捕。在6月21日(紧急法令宣布后第五天)马来亚马来国民党浮罗山背(BALIK PULAU)和北赖(SEBERANG PRAI)支部有九个成员被捕。而在7月1日阿末波斯达曼被捕，四天之后，国民党雪州支部主席耶耶宾那森被捕，十天之后，即7月15日，依萨阿兹莫哈末(ISHAK HJ. MUHAMMAD)，马来亚马来国民党主席接着被捕。最后，在7月26日，希斯布回教党的七位高级领导人也和上述左翼领导人一样被捕。

在紧急法令宣布一个多月之后，马来亚马来国民党和觉醒青年团以及希斯布回教党便瓦解了。在同时期里，马来亚民主联盟(MALAYA DEMOCRATIC UNION)，共产党(MALAYA COMMUNIST PARTY)，祖国捍卫者联盟(IKATAN PEMBELA TANAH AYER)。觉醒青年团，被宣布为非法。换言之，这时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党只有巫统存在而已。

其他的左翼青年运动是祖国青年联盟(IKATAN PEMUDA TANAH AYER，较后改成为祖国捍卫者联盟)在1947年10月19日成立，它由华依安奴亚(WAHI ANUAR)，依突鲁斯(IDRUS)，亚利依巴拉欣(ALI IBRAHIM)，仄亚当孟(CHE ATOM MOON)和诺丁(NOORDIN)所领导。这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各阶层的马来青年以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在青年间传播合作和谅解的精神，提高青年的教育水准，争取更大的出版、集会、组织和信仰的自由，及为达到一个自由民主的马来亚而斗争(马来亚讲坛——MALAYA TRIBUTE——3/10/1947)。

这个祖国青年捍卫者联盟的生命同样是短促的，它在1947年7月23日便被禁止了。这项对包括所有其他左翼政党在内的禁止，迫使它们的成员逃入森林避免英国人的追捕。他们大都和马来亚共产党一齐斗争，只有华希安蛙(WAHI ANWAR)在1950年2月18日逃出森林投降而已。

除了上述的组织和巫统青年联盟外，希斯布回教党的青年阵线，也在马来青年里扮演着角色。它是在1948年6月在崑崙士马莪的阿亚欧沙立夫宗教研究处(MADRASAH EHYA EL-SHARIF)的一项紧急会议里成立起来的。这青年阵线的领导人是奥斯曼含沙(OTHMAN HAMZAH)，巴哈鲁丁拉狄夫(BAHARUDIN LATIF)，宗教师哈兹卡亚狄(USTAZ HADZIR KHATIB)，苏卡沙立夫(SUKAR SHARIFF)，莫哈末阿斯里(MOHD ASRI)，宗教师阿都达哈欣(USTAZ

(转入第十五版)

關於「包工制度」的爭論

葉清

编者按：

读者叶清这篇文章所提的「承包制度」问题，的确不仅存在于建筑行业，它实质上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分析和争取工友的生活权益等带根本性的问题；既是斗争实践问题，又是思想改造问题；搞不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工友的生活权益，反而会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务须认真对待。

我们赞同叶清君的意见，希望读者们热烈的参加讨论，以期得出正确的看法。

亲爱的读者们：

笔者有一群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在热烈地争论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指建筑工友）为了少受一层剥削，多得一些利润，是否可以向老板集体承包某项建筑工程，按照目前建筑行的规则，给予请来的大工，中工，小工或杂工，以不同的工资外；在我们集体内则实行平等制度，一律给予大工工价（约十元），其余利润也一概平分。

赞成集体承包工作的朋友这么认为：

（一）为了最终打倒「包工头制度」，集体承包工作将是一种新生的，好的，有效的手段。它能促使建筑工友认识到集体力量，进而依靠集体力量共同承包某项工程。这样，建筑工友将能完全避免包工头的剥削，而获得较好的生活待遇。

（二）由于集体承包制度对工友有利，对包工头不利，必将受到广大建筑工友的支持拥护，从而付诸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的建筑工友将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推动社会向前进的强大力量。

（三）从包工头制度改变到集体承包制度，必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过程。整个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是对

建筑工友的一场既生动，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其结果是不仅提高了工友的觉悟，并且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而认为不应该承包（不论集体承包与否）的朋友却这样以为：

（一）承包制度不只充分保证了资本家能够赚取大量的利润，同时巧妙地迴避了劳、资之间的正面冲突。包工头（或集体承包）在这种情形下，实质上充当了资本家的代理人，缓和及转移了工友对承包制度及资本家的不满和反抗，甚至严重地模糊了工友的斗争视线。

（二）集体承包制度和包工头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通过承包制度剥削工友，本身多赚取一些利润。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只照顾小集体（严格说是小集团）的利益，希望使整个小集体过着比普通工人更好的生活；而另一个是只照顾个人利益，企图使个人过着高度享受和舒适的生活。然而，在实际上，单纯的照顾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向上爬的表现。它不可能彻底改善工友的痛苦生活，反而起着改良主义的坏影响，麻痹了

工友的斗志。

（三）总之，承包制度本身就是资本家用以压制工友斗争的一个恶毒阴谋。我们应该是团结，教育，组织起工友，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不断暴露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和狡猾阴谋；而不应该在行动上投进承包商的行列，脱离工友，让本身在客观效果上成为资本家及旧制度的捍卫者和辩护士。

以上是双方在争论中所持的主要论点。表面看起来，双方都有一大套堂皇的理论作为根据，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真是令人难于判断，到底谁是谁非。

鉴于笔者本身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水平有限，以及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还很不足；但是，笔者觉得这个问题颇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承包制度不仅存在于建筑行业，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各行业中。而工作于各行业中的读者们，想必对承包制度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广大读者们的热烈讨论，相信最终真理会越辩越清，而被大家所接受的。

謹防那只黑手

想到黄色文化的泛滥，想到黄色文化对于青少年的毒害，我不禁怒火满胸膛。请别以为我太过冲动，年轻人火气太盛。让我告诉大家吧！我有一个小兄弟，原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人，由于受西方黄色电影和西方腐化堕落文化的腐蚀，走入了歧途；还有我的一个表妹，受了黄色歌曲和电影、电视的坏影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终于被诱迫堕入火坑。

受损害的何止我的小兄弟和表妹两个人！我们的周围，不是有无数的少男少女受了黄色腐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学新潮，乱搞性关系，生活糜烂，吸毒，犯罪！谁之过呢？为什么形形色色的毒少男少女灵魂的灰黄文化！得到绿灯的优待，畅行无阻？为什么向引导青

年向上向善的健康正派的文化却受到扼制？想起我可怜的小兄弟和表妹，还有这些少男少女，我不知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的血在沸腾，我握紧了拳头，我要控诉，为这些受害的年轻一群控诉！

为什么播音机，电视机，日夜不停地播放着无聊色情的靡靡歌曲及猥琐肉麻的歌舞和表演？为什么这么多的唱片商，可以大量抛出的是一张张令人作呕和肉跳心惊的脏东西？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台湾歌星能到这里来散播色情毒素？为什么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能大开歌厅剧院、夜总会，骗走人们的金钱和灵魂？为什么那些影院日夜放映着色情，暴露性肉体的片子？为什么欧美、日、港、台的黄灰色影片得以通行无阻，向无知的少男少女大开杀戒呢？为什么大小书店书摊在兜售着无数黄色腐败的书籍？为什么？为什么？！

我以沉痛恳挚的心情，劝告少男少女们，努力摆脱色情文化的羁绊，谨防万恶现实后面那只巨大的黑手，把你们推向痛苦、不能自拔的深渊。

愿我们胸中的怒火燃烧起来，

一針見血

「专家」说：此地没有失业者。这种描绘「富人天堂」的手法很笨，他忘了是站在「穷入地狱」中讲话。（春）

× × ×

某「专家」发了很多亲日言论（所「亲」的是日本反动派），被人们口诛笔伐，他恼羞成怒，忙出来「澄清」「解释」。

化成燎原烈火，把社会的一切邪恶烧尽；愿我们举起铁一样的拳头，砸碎一切牛鬼蛇神！ ·小雲·



他说他最怕戴「亲日派」的帽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汉奸最怕人家指着他的鼻子骂「汉奸走狗」。因为「亲日派」「汉奸走狗」毕竟不是一个光彩的称呼啊。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该「专家」的心意，那是什么呢？亲日本反动派的言论仍然要发，为日本军国主义当辩护士的勾当仍然要干下去，但是，「亲日派」的帽子却不肯戴，「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种心理，说来也很平常：强盗是要做的，但是，可不要被人捉到！走狗是要当的，可是担心被人清算！（祝）

× × ×
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辩护士的某「专家」说：日本整军，不算是复活军国主义，而只能算是「大国主义」。毕竟是学过法律的人，懂得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其实，这种把戏早已不新鲜。从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和

整个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没有承认这是「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领导亚洲走向繁荣」，因此，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亚洲」的代名词，而某「专家」也不过是用「大国主义」来作为「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本领，显然是从日本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某「专家」终究不失「日本通」与「亲日派」之本色！

（哈）

專家的話

（接自第十三版）

ABU TAIB HASHIM)和宗教师阿末卡狄尔哈欣(USTAZ AMD KADIR HASHIM)。其宗旨是捍卫进步的回教斗争，它也同样为获取一个自立的马来由国家的独立而斗争。他们的斗争哲学是基于：“……回教就是纯洁、平等和民主……。”很明显的，这个青年阵线是今天泛马回教党的开始。

在这国家的马来青年政治发展中，一项清楚的事实就是：它正象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是由许多拥有一定思想和信仰的团体所组成的。当然，上述团体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的原则和斗争的。但无可否认地，英殖民主义者也是影响着这些团体行程的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斗争宗旨和原则，便对他们的斗争下评价的话是很不恰当的。同样，要评价这些政党时也是一样。英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曾直接作下行动以影响和决定这个国家政治历史的发展。

当我们肯定上述青年政治组织（除巫统青年联盟外）的角色时，也会出现和感觉到困难。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禁止上述青年组织的长期活动，因此，如果不能发觉这些青年斗争事迹的影响也是不奇怪的。

然而，可以肯定，这些青年的斗争，危害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英国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证明他们自己的不安，而这也是那些反抗残暴的英殖民主义者的青年的斗争一项间接胜利。

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理直

人们都知道，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简单的事物，只有一个矛盾，或者虽然有几个矛盾，但是容易解决。而且在那种情形下，要找主要矛盾也不太困难。复杂的事物就不同了，它含有许许多多的矛盾，所谓「千头万绪」，正是矛盾多的缘故。越是「千头万绪」，越要抓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才能够把事情

办到。

学习并努力掌握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就是在做人的工作时、做思想工作时、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时，要弄清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何人身上，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何人身上，从而区别对待，有的放矢，有步骤地做工作，取得解决问题的效果。

例如说，矛盾产生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做领导的人要承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自己身上，即使被领导的也有错误，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但领导者还是要在自己身上发现问题，以便有效地去解决矛盾。这就是说，不分主次，各打五

十大板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领导者只去看别人的问题，而不去深入检查自己的问题，也是错误的。

这里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马淑英进中学以后，就一直担任班级长。在一个四十多人的班级里，同学之间、班负责人和同学之间闹点意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经常有的事情。有一次，她和同班的一个同学闹意见。对方问她一句话，她认为对方是讽刺自己，于是顶起嘴来。有三天时间，她俩见了面谁也不理谁。过了几天，马淑英心里寻思道：我是个班负责人，老这样下去，人家会给我提意

见的。于是她就主动去找那位同学谈心，征求意见。但是对方说：「对你没意见！」一下子把她顶了回去。结果矛盾越来越加深了，在同学中她俩互相议论。这时，马淑英认为：反正我找过她，她把我顶回来，团结搞不好就怪她了。后来，她带着这个问题学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这个理论，于是恍然大悟：班负责人和同学闹了意见，主要责任要在班负责人，我应该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态度。

于是她决定去找对方谈心。刚好在半路上就遇见了那位同学，于

是马上热情地拉着对方的手说：「咱们好好谈谈心吧！你对我一定有意愿。」对方还是爱理不理地说：「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时，马淑英非但不生气，反而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向对方道歉。对方看到她是诚心诚意地做自我批评，于是也向她说出了心里话，诚恳地给她提了意见。她俩的矛盾就是这样终于解决了。

这就是一个抓主要矛盾方面去解决矛盾，从而搞好团结的生动事例。为什么马淑英第一次去找那位同学谈心没谈成呢？那是因为第一次谈心，她明知自己有错，但不主动承认，反而让对方给自己提；找

对方谈心出发点也不对，只是怕人家提意见，没有从内心想解决矛盾，效果当然就不会好了。为什么马淑英第二次去找那位同学谈心就终于解决了矛盾，从而搞好了团结呢？这是因为第二次谈心，她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诚心解决矛盾，所以不管对方的态度冷淡，她也能认真地承认错误，检查了自己，因此自然就会取得了解决矛盾的较好效果。

因此，在处理事物、分析矛盾时，要看出矛盾的对方，那一方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的，抓住这个主要的矛盾方面，问题就迎面而解了。

救火的體會

·阿榮·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广大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是从劳动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一切剥削者以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知识份子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些人眼里，群众是那么的「幼稚、可笑」，不过是「卑贱、愚蠢」的一群牛马吧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曾立志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但又没有认真地在日常的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知识青年来说，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吧了。这些知识青年，他们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字面的理解，对其实质的精神，可以说长期以来都无法深入体会的。

就拿我来说，虽然我知道有「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但是我的思想上，还是存在着把群众当作是「愚蠢」「麻木不仁」「贪生怕死」的错误看法。特别是当看到有的群众（没有觉悟的群众）被权贵欺凌但却不敢反抗，或表现软弱态度时，这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概念。

对于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过去没有，也从未努力改变它，而只是任其在思想上滋长，更重要的是完全未曾考虑过是否应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使自己成为群众的知交。

可是，非常可喜的，最近，我在一次参加群众的救火工作中，亲眼看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活生生例子，使我对这句话已开始真正了解了。现在向大家做个简要的报导：

六月十八日傍晚，在育英中学后面的数十间板屋「突然」发生大火，一时乌浓浓的烟云直向天空冒。可是，当我看到这股股乌烟时，不是首先想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将受损失的问题，而是带着好奇的心理一股劲儿冲到现场上去欣赏火景。

当我兴趣颇浓时，看见不少人正在搬家私等财物时，才猛然想起了自己似乎有朋友也住这一带，不知是否会被烧着？这时，才赶忙离

开「观众席」拼命往人群前面挤到火场周围。但是，东瞧西望却找不到熟悉的。就在现场我却看见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攀在树上帮忙砍树，有的帮忙搬木板、移家私等。

总之，整个火场周围可看到许多年轻人都在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安危，尽一切可能地抢救群众的财产。

大火逞威的面前，竟然有这么多群众毫无私自利地、不怕苦、不怕死、勇敢地为了别人的安危而奔忙！可是，有一些人却是站在旁边「欣赏」，更有一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警官」，不以身作则去抢救，制止大火的蔓延，反而阻止、赶走抢救和制止大火蔓延的英勇群众！这是多么明显的写照啊！

看到这种情况，我已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上不可宽恕的错误，即：（一）见群众的利益受损害而不抢救；（二）见有「人」有意让群众的财产被火神吞噬，而不和它据理执争，打下其「貌似强大」的威严！

想到这里，我就赶忙冲到近身边的一座木棚去帮忙拉倒它。可是，就在这时我忽然又听到有人如杀猪般嘶叫：「打不烈！」（马来语，意即不可以），难道这么多人的力量无法将一座由几根朽木支撑着的「小皇朝」拉倒吗？就在这犹疑的倾刻间，群众中有人喊了一句宏亮的声音：「不烈！」（马来语，意即

可以）

这是一句针锋相对的话。高贵的「警官」口开河如河的无以话对，并立即狼狈溜掉了。

好得很。群众不但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一旦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发挥起来时，那是多么的勇敢、机智，他们的力量不但能够拉倒那间用几根朽木支撑着的「小皇朝」，而且，也一定能够把全世界所有的大小「皇朝」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经过这次的事实教育后，我今后一定要更努力、更严格地督促自己，安心地和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谦虚地担当群众的小学生。

落實

「三互」精神

平子

胖子在我们这群朋友当中，向来以忠直的性格，得到大家的敬爱。他具有许多优点，特别是大家学习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三互精神后，他更是落在行动上，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工友解决一些生活难题，如利用周日，替一些家境穷困、年老的工友

修造房屋、帮生病的工友派报等等。他也注意在联系工友的时候，进行一些思想工作。最近，他在工作时，手指被机器割伤，在家养伤，工友们纷纷来探问他，这说明他和工友的关系是搞得不错的，要是在过去，这种集体访问的事，在他们厂的工友中是不会有的，那时，大家各走各的，最多一二个要好的走一道，很散漫的。就是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胖子以及其他有觉悟的工友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值得大家快慰的事，也是我们耐心做群众工作的一个可学习的借鑑。

就在他因手指受伤休养期间，他又做了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他在家闲着无事，便出外探访朋友。当他经过女皇镇某车站时，看见一位老伯伯蹲在地上，旁边站着老伯母，张手想扶老伯伯，却无能为力，两人的神情都很焦急不安。胖子一看，知道他们有了什么困难，便趋前去问。原来老伯伯夫妇要到药房看病，现在老伯伯内急，又走不动，真为难。胖子听了，马上把老伯伯抱起，送他到对面路的一间餐室厕所，解决内急。接着，胖子看老伯伯身体这样衰弱，走路都辛苦，如何去看医生？便帮他们叫了一辆德士，载他们到药房看病。到了药房，挂了号，老

夫妇向胖子道谢，并坚持交还胖子先付了的车费。胖子只好接受了钱，这时，老伯伯才收敛生气的样子，有说有笑，并告诉胖子他过去是海员，如今老了，退休了，身体多病。他感谢胖子的扶助，但因有点储蓄，所以，不要胖子在金钱方面的帮助。他说自己可以行动了，不必再麻烦胖子了。胖子也觉得情形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也就告辞离开。

据胖子对我们说，从老伯伯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开头对胖子的热心帮助，是存有怀疑的，（这也难怪，这黑暗的社会，欺诈的事可多着啊。）后来，事实证明胖子是真心诚意帮助他的，老伯伯才露出感激的神情，连连向胖子道谢。这说明一个道理，对群众的真诚的帮助，当然能在群众心中引起共鸣，当然能够扫除因社会风气坏而养成的怀疑一切的心理，我们要在劳苦群众中，发扬三互精神，让群众在唾弃剥削阶级尔虞我诈的卑劣行为的时候，明瞭在劳苦群众之中，却有着真诚的阶级感情的，而这种高尚的情操，应该普遍的推广。劳苦大众真是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争取合理的生活权益啊。

有觉悟的人们，应该带头发扬三互精神。胖子把正确的教导落实到行动上，我们要向他学习。

人

定

勝

天

冬
葉

有一部份人，当进行某项工作中途遇到了挫折，或工作未能按原订的计划或原来的意愿发展时，便会唉声叹气地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听天由命吧！”或说“天不从不人愿，无法强求”等等的言论。这些人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呢？这主要是受着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一部份人们不能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往往把事物孤立起来，遇到事物发展不能依原来的意愿发展时都推托到虚无缥缈的天理身上去，使人们丧失对事物发展深入探讨的意向，从而压制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些不合乎客观规律的言论。

首先，我们应该树立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必须明确地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着矛盾的。事物的发展是由于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而发展着，推动着世界历史向前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抓住矛盾，就能解决矛盾。一切事物我们都是能认识它。当人们认识到事物存在着的矛盾性质后，人们便能发挥人的因素进行改造，使它合乎人们需求，使它按照人

们的计划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造事物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用通俗的话说是“人定胜天，而绝不是天不从不人愿”。

现在让我们从现实的生活中看看人们如何应用正确的哲学思想，发挥人的因素改造事物的事实。

在中国的兰考县，当地每年都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兰考县人民面临着严重的风沙、内涝、鹹田这三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人们生活非常困难，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在新社会里，人们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后，并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在组织上的带领下，发挥人的因素第一，掀起了改天换地的改造自然条件斗争的高潮。人们首先分析了各种自然灾害的性质及其内部存在着的矛盾以及其相互的关系，接着就按各事物矛盾转化的条件分别进行改造；进行植树造林阻隔风沙，解决了风沙的自然灾害；进行凿山开沟防洪。克服了内涝灾害；进行引水移土改造盐田，把盐田治理成肥田；彻底地把兰考县各种自然灾害改变，把一穷二白的环境，改变成一个丰衣足食有余粮的典型区域。

这正是一个“人定胜天”，打破“天不从不人愿”的生动例子。

从这个实例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只要人们能掌握辩证唯物的观点，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一切事物都是能认识的，都能通过人的因素改造它。使它朝有利于人们的方向转化、发展。事实证明，“人算不如天算”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人定胜天”的唯物观点，抛弃唯心和形而上学的天不从不人命的反动思想观念，只有抛弃“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集合群体的力量，就能成功地改造好社会环境、改造好自然环境。

哲学与思想

，想当初怀着恐惧的心理进入某制罐厂技术部工作，一晃就是一年了。记得在职业训练所接受操纵机床的基本训练结业时，那儿的技术教师就曾训导我们：“你们技术还嫩，而工厂内的工作不如训练所的容易，当你们初入工厂时，那边经验丰富的工人不会象我们这样乐意把技术传给你们，那时你们只有处处靠自己，改进自己的技术了。”

这一间制罐厂，是一间老牌洋厂，听说工资比一些新工厂要高的。第一天去见人事主任，除了工资外，他还说有车费津贴，我心里想：“这儿的工友一定得到很好的待遇。”不由得感到能进入这间工厂而高兴。

开始工作之后，才发觉技术部的通风设备极差，平常日子已感到闷热，一遇到炎热天气，工友们都特别感到闷热，我更受不住，但也得死顶。听说生产部的情况更坏，除了比这儿闷热，那罐子流动及冲床等机器所发的杂声，更令人厌烦。初入厂时，工友们似乎不很理我，可是渐渐地发觉那老师的话是不确实的：工友们大都愿意帮助我，热心教导我；不管是车工阿明、王苏、老伍、阿球或者磨床工友阿松、卡心、阿炳，钻床工马哈查士，钳工乐叔、喜伯等，当我在工作上有任何疑问而向他们请教时，他们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告诉我工作那部分较重要，须车得精确些，用什么刀车，以什么方法车等，有时还亲到我操作的车床旁给我指示。就有这么一回，当我初被调到平面磨床边工作时，接到一个锤结罐身的多头锤的工作，须重新磨好以应罐身部之急用。那复杂的工作，加上我初次分配到较难的工作，

問
蓄
水
池

一
財主坐轿
要轿夫跑得快
又要轿夫少吃饭

馬 你怕制水
天 要天下大雨
又要人少用水

工廠一年經歷

方 柏

作，真使我千头万绪，不知如何下手，后来听说钳工阿昌曾在罐身部工作过一段长时期，便向他请教，他立即放下自己的工作，细心地给我解释这工件的用法及性质，又告诉我如何钳夹那工件，如何磨法，才能达到所要求的精确度；钻床工依布拉欣及圆锥磨床的阿松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一件本来是复杂的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提出了那位技术教师给我们的训话，不想几位年纪较大的工友都呵呵大笑，听他们说，原来他们年轻学徒时并不如现在简单，通常是在一些华人小机器厂跟一位师父学习，而师父往往又是老板，学徒其实是打杂，不是吩咐买茶、买香烟，就是扫地、抹机器，当师父要车重要的部分时，深怕技术被学徒学到，总借机把学徒遣开，这个时期只有靠「偷师」了；到后来有机会在机床上工作时，师父又常无理责骂，嫌工作慢。老工友老伍说：“现在可不同了，我们同是赚食人，同样以劳力生活，有什么理由不互相帮助呢！”平叔也说：“如果我们学以前师父对待我们的态度，施于新进的工友，必引起新工友的反感，一定削弱工友的力量，对我们团结在

一起争取合理的待遇是不利的。”

询以工友们每年年底能得到四分之三薪花红的事，张工友一拳击在桌上说：“你以为老板会那么慈善，这么慷慨自动给花红么？要不是我们七年前进行了一次十二天的罢工行动，他会自动发花红么？”

这一年的实际生活，不但我的技术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工友们的言语和行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以往存在着的好多不正确观念。

在我进厂一个多月以后，厂内工会号召了一次全体工友旷工一天的事件，抗议厂方要实施轮班制，却拒绝给工友们额外津贴。这一件事曾闹上“工业仲裁庭”结果呢。「依据新工业法令」，各工厂资方为了增加生产，扩大海外市场及减低成本，可以进行轮班制，只要工人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不必发给工友额外津贴。」厂方有恃无恐更加强其对工友的剥削，还出了一纸通告，以开除来恐吓威胁要旷工的工友，一小部分不明白团结的力量的工友，真也被影响而照旧上工，大部分照计划旷工，由于太多工友旷工，资方的恐吓手段也绝不能生效。

为了增加利润，厂方雇用了一

批临时工友。一方面，这剥夺了旧工友的超时薪金（许多工友原是靠多做超时工作才能维持正常家计，这么一来生活就更难过了），另一方面临时工友的薪金更低，厂方喜欢则雇用他们，不高兴即辞退，临时工友又不能享有医药、保险及年假等的权益，他们遭受的是更严重的剥削。资方这一招，不但威胁了旧工的生活，临时工也受无情剥削，有些临时工友工作了一年仍然是临时工，一点保障也没有。在这一严酷的现实里，工友们觉得有须要把临时工友也联合起来，壮大维护生活权益的力量。

剥削成性的厂方，起初用尽方法企图挑拨离间，破坏工友的团结，他们的这一行动失败后，对工友要求谈判关于临时工友问题的事先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又故意拖延。不但如此，后来竟无理开除十五名工作超过三个月的临时女工，其中有几位已工作超过一年的。工友们眼睛是雪亮的，完全看清资方的这一行动，蔑视工友的生存权利。于是，工友们决定进行「停工」一天，在「停工」的这一天，全厂工友，包括五百多名永久工友及二百名左右的临时工友都聚到工友餐厅，热烈进行讨论。谴责资方的卑鄙手段，并誓言「停工」行动必继续下去直至资方答应收回开除成命为止。工友的团结一致吓坏了资方，终于不得不屈服了，工友们得到了最后胜利。

工友们并不为这次胜利而停止斗争，大家都深深了解到这次胜利只不过是下一次争取进一步合理待遇的开始。罐厂工友的长期斗争教育了我及许多工友，只有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才有光明的前途。

會議

許風

二
工人流汗水
薪水没得起
你却闭着嘴

靠天得雨水
水价你又起
这是什么道理

三
你不责怪自己
只怨天不下雨
又骂民多用水

其实谁不盼望这里
来一场狂风暴雨
把赖账的冲进海里

会议
现在轮到我们开
在工厂的机器房
在工场的木堆上
冷气室的会议

早开了
“增税”登在公报上
加价在市场迴响

兄弟们，靠拢吧
开会的时间已到
把决议写在白纸上
把怒火移到拳头上

關於「包工制度」的爭論

葉清

编者按：

读者叶清这篇文章所提的「承包制度」问题，的确不仅存在于建筑行业中，它实质上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现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分析和争取工友的生活权益等带根本性的问题；既是斗争实践问题，又是思想改造问题；搞不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工友的生活权益，反而会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务须认真对待。

我们赞同叶清君的意见，希望读者们热烈的参加讨论，以期得出正确的看法。

亲爱的读者们：

笔者有一群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在热烈地争论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指建筑工友）为了少受一层剥削，多得一些利润，是否可以向老板集体承包某项建筑工程，按照目前建筑行的规则，给予请来的大工，中工，小工或杂工，以不同的工资外；在我们集体内则实行平等制度，一律给予大工工价（约十元），其余利润也一概平分。

赞成集体承包工作的朋友这么认为：

（一）为了最终打倒「包工头制度」，集体承包工作将是一种新生的，好的，有效的手段。它能促使建筑工友认识到集体力量，进而依靠集体力量共同承包某项工程。这样，建筑工友将能完全避免包工头的剥削，而获得较好的生活待遇。

（二）由于集体承包制度对工友有利，对包工头不利，必将受到广大建筑工友的支持拥护，从而付诸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的建筑工友将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推动社会向前进的强大力量。

（三）从包工头制度改变到集体承包制度，必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过程。整个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是对

謹防

那只黑手

想到黄色文化的泛滥，想到黄色文化对于青少年的毒害，我不禁怒火满腔。请别以为我太过冲动，年轻人火气太盛。让我告诉大家吧！我有一个小兄弟，原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人，由于受西方黄色电影和西方腐化堕落文化的腐蚀，走入了歧途；还有我的一个表妹，受了黄色歌曲和电影、电视的坏影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终于被诱迫堕入火坑。

受损害的何止我的小兄弟和表妹两个人！我们的周围，不是有无数的少男少女受了黄色腐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学新潮，乱搞性关系，生活糜烂，吸毒，犯罪！谁之过呢？为什么形形色色的毒害少男少女灵魂的灰黄文化！得到绿灯的优待，畅行无阻？为什么向引导青

年向上向善的健康正派的文化却受到扼制？想起我可怜的小兄弟和表妹，还有这些少男少女，我不知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的血在沸腾，我握紧了拳头，我要控诉，为这些受害的年轻一群控诉！

为什么播音机，电视机，日夜不停地播放着无聊色情的靡靡歌曲及猥琐肉麻的歌舞和表演？为什么这么多的唱片商，可以大量抛出的是一张张令人作呕和肉跳心惊的脏东西？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台湾歌星能到这里来散播色情毒素？为什么那些丧尽天良的好商能大开歌厅剧院、夜总会，骗走人们的金钱和灵魂？为什么那些影院日夜放映着色情，暴露性肉体的片子？为什么欧美、日、港、台的黄灰色影片得以通行无阻，向无知的少男少女大开杀戒呢？为什么大小书店书摊在兜售着无数黄色腐败的书籍？为什么？为什么？！

我以沉痛恳挚的心情，劝告少男少女们，努力摆脱色情文化的羁绊，谨防万恶现实后面那隻巨大的黑手，把你们推向痛苦、不能自拔的深渊。

愿我们胸中的怒火燃烧起来，

一針見血

「专家」说：此地没有失业者。这种描绘「富人天堂」的手法很笨，他忘了是站在「穷人地狱」中讲话。（春）

× × ×

某「专家」发了很多亲日言论（所「亲」的是日本反动派），被人们口诛笔伐，他恼羞成怒，忙出来「澄清」「解释」。

化成燎原烈火，把社会的一切邪恶烧尽；愿我们举起铁一样的拳头，砸碎一切牛鬼蛇神！ ·小雲·



建筑工友的一场既生动，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其结果是不仅提高了工友的觉悟，并且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而认为不应该承包（不论集体承包与否）的朋友却这样以为：

（一）承包制度不只充分保证了资本家能够赚取大量的利润，同时巧妙地迴避了劳、资之间的正面冲突。包工头（或集体承包）在这种情形下，实质上充当了资本家的代理人，缓和及转移了工友对承包制度及资本家的不满和反抗，甚至严重地模糊了工友的斗争视线。

（二）集体承包制度和包工头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通过承包制度剥削工友，本身多赚取一些利润。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只照顾小集体（严格说是小集团）的利益，希望使整个小集体过着比普通工人更好的生活；而另一个是只照顾个人利益，企图使个人过着高度享受和舒适的生活。然而，在实际上，单纯的照顾小集团的利益，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向上爬的表现。它不可能彻底改善工友的痛苦生活，反而起着改良主义的坏影响，麻痹了

工友的斗志。

（三）总之，承包制度本身就是资本家用以压制工友斗争的一个恶毒阴谋。我们应该是团结，教育，组织起工友，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不断暴露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和狡猾阴谋；而不应该在行动上投进承包商的行列，脱离工友，让本身在客观效果上成为资本家及旧制度的捍卫者和辩护士。

以上是双方在争论中所持的主要论点。表面看起来，双方都有一大套堂皇的理论作为根据，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真是令人难于判断，到底谁是谁非。

鉴于笔者本身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水平有限，以及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还很不足；但是，笔者觉得这个问题颇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承包制度不仅存在于建筑行业，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各行业中。而工作于各行业中的读友们，想必对承包制度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广大读友们的热烈讨论，相信最终真理会越辩越清，而被大家所接受的。

他说他最怕戴「亲日派」的帽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汉奸最怕人家指着他的鼻子骂「汉奸走狗」。因为「亲日派」「汉奸走狗」毕竟不是一个光彩的称呼啊。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该「专家」的心意，那是什么呢？亲日本反动派的言论仍然要发，为日本军国主义当辩护士的勾当仍然要干下去，但是，「亲日派」的帽子却不肯戴，「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种心理，说来也很平常：强盗是要做的，但是，可不要被人捉到！走狗是要当的，可是担心被人清算！（祝）

× × ×

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辩护士的某「专家」说：日本整军，不算是复活军国主义，而只能算是「大国主义」。毕竟是学过法律的人，懂得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其实，这种把戏早已不新鲜。从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和

整个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没有承认这是「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领导亚洲走向繁荣」，因此，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亚洲」的代名词，而某「专家」也不过是用「大国主义」来作为「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本领，显然是从日本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某「专家」终究不失「日本通」与「亲日派」之本色！

（哈）

專家的話

（接自第十三版）

ABD TAIB HASHIM) 和宗教教师阿末卡狄尔哈欣 (USTAZ AMD KADIR HASHIM)。其宗旨是捍卫进步的回教斗争，它也同样为获取一个自立的马来由国家的独立而斗争。他们的斗争哲学是基于：“……回教就是纯洁、平等和民主……。”很明显的，这个青年阵线是今天泛马回教党的开始。

在这国家的马来青年政治发展中，一项清楚的事实就是：它正象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是由许多拥有一定思想和信仰的团体所组成的。当然，上述团体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的原则和斗争的。但无可否认地，英殖民主义者也是影响着这些团体行程的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斗争宗旨和原则，便对他们的斗争下评价的话是很不恰当的。同样，要评价这些政党时也是一样。英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曾直接作下行动以影响和决定这个国家政治历史的发展。

当我们肯定上述青年政治组织（除巫统青年联盟外）的角色时，也会出现和感觉到困难。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禁止上述青年组织的长期活动，因此，如果不能发觉这些青年斗争事迹的影响也是不奇怪的。

然而，可以肯定，这些青年的斗争，危害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英国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证明他们自己的不安，而这也是那些反抗残暴的英殖民主义者的青年的斗争一项间接胜利。

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理直

人们都知道，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简单的事物，只有一个矛盾，或者虽然有几个矛盾，但是容易解决。而且在那种情形下，要找主要矛盾也不大困难。复杂的事物就不同了，它含有许许多多的矛盾，所谓「千头万绪」，正是矛盾多的缘故。越是「千头万绪」，越要抓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才能够把事情

办到。

学习并努力掌握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就是在做人的工作时、做思想工作时、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时，要弄清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何人身上，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何人身上，从而区别对待，有的放矢，有步骤地做工作，取得解决问题的效果。

例如说，矛盾产生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做领导的人要承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自己身上，即使被领导的也有错误，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但领导者还是要在自己身上发现问题，以便有效地去解决矛盾。这就是说，不分主次，各打五

十大板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领导者只去看别人的问题，而不去深入检查自己的问题，也是错误的。

这里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马淑英进中学以后，就一直担任班级长。在一个四十多人的班级里，同学之间、班负责人和同学之间闹点意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经常有的事情。有一次，她和同班的一个同学闹意见。对方问她一句话，她认为对方是讽刺自己，于是顶起嘴来。有三天时间，她俩见了面谁也不理谁。过了几天，马淑英心里寻思道：我是个班负责人，老这样下去，人家会给我提意

救火的體會

·阿榮·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广大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是从劳动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一切剥削者以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知识份子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些人眼里，群众是那么的「幼稚、可笑」，不过是「卑贱、愚蠢」的一群牛马罢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曾立志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但又没有认真地在日常的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知识青年来说，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吧了。这些知识青年，他们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字面的理解，对其实质的精神，可以说长期以来都无法深入体会的。

就拿我来说，虽然我知道有「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但是我的思想上，还是存在着把群众当作是「愚蠢」「麻木不仁」「贪生怕死」的错误看法。特别是当看到有的群众（没有觉悟的群众）被权贵欺凌但却不敢反抗，或表现软弱态度时，这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概念。

对于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过去没有，也从未努力改变它，而只是任其在思想上滋长，更重要的是完全未曾考虑过是否应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使自己成为群众的知交。

可是，非常可喜的，最近，我在一次参加群众的救火工作中，亲眼看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活生生例子，使我对这句话已开始真正了解了。现在向大家做个简要的报导：

六月十八日傍晚，在育英中学后面的数十间板屋「突然」发生大火，一时乌浓浓的烟直向天空冒。可是，当我看到这股股乌烟时，不是首先想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将受损失的问题，而是带着好奇的心理一股劲儿冲到现场上去欣赏火景。

当我兴趣颇浓时，看见不少人正在搬家私等财物时，才猛然想起了自己似乎有朋友也住这一带，不知是否会被烧着？这时，才赶忙离

开「观众席」拼命往人群前面挤到火场周围。但是，东瞧西望却找不到熟悉的。就在现场我却看见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攀在树上帮忙砍树，有的帮忙搬木板、移家私等。

总之，整个火场周围可看到许多年轻人都在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安危，尽一切可能地抢救群众的财产。

大火逞威的面前，竟然有这么多群众毫无私自利地、不怕苦、不怕死、勇敢地为了别人的安危而奔忙！可是，有一些人却是站在旁边「欣赏」，更有一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警官」，不以身作则去抢救，制止大火的蔓延，反而阻止、赶走抢救和制止大火蔓延的英勇群众！这是多么明显的写照啊！

看到这种情况，我已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上不可宽恕的错误，即：

(一)见群众的利益受损害而不抢救；
(二)见有「人」有意让群众的财产被火神吞噬，而不和它据理执争，打下其「貌似强大」的威严！

想到这里，我就赶忙冲到近身边的一座木棚去帮忙拉倒它。可是，就在这时我忽然又听到有人如杀猪般嘶叫：「打不烈」（马来语，意即不可以），难道这么多人的力量无法将一座由几根朽木支撑着的「小皇朝」拉倒吗？就在这犹疑的顷刻间，群众中有人喊了一句宏亮的声音：「不烈！」（马来语，意即

见的。于是她就主动去找那位同学谈心，征求意见。但是对方说：「对你没意见！」一下子把她顶了回去。结果矛盾越来越加深了，在同学中她俩互相议论。这时，马淑英认为：反正我找过她，她把我顶回来，团结搞不好就怪她了。后来，她带着这个问题学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这个理论，于是恍然大悟：班负责人和同学闹了意见，主要责任要在班负责人，我应该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态度。

于是她决定去找对方谈心。刚好在半路上就遇见了那位同学，于

是马上热情地拉着对方的手说：「咱们好好谈谈心吧！你对我一定有意愿。」对方还是爱理不理地说：「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时，马淑英非但不生气，反而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向对方道歉。对方看到她是诚心诚意地做自我批评，于是也向她说出了心里话，诚恳地给她提了意见。她俩的矛盾就是这样终于解决了。

这就是一个抓主要矛盾方面去解决矛盾，从而搞好团结的生动事例。为什么马淑英第一次去找那位同学谈心没谈成呢？那是因为第一次谈心，她明知自己有错，但不主动承认，反而让对方给自己提；找

对方谈心出发点也不对，只是怕人家提意见，没有从内心想解决矛盾，效果当然就不会好了。为什么马淑英第二次去找那位同学谈心就终于解决了矛盾，从而搞好了团结呢？这是因为第二次谈心，她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诚心解决矛盾，所以不管对方的态度冷淡，她也能认真地承认错误，检查了自己，因此自然就会取得了解决矛盾的较好效果。

因此，在处理事物、分析矛盾时，要看出矛盾的对方，那一方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的，抓住这个主要的矛盾方面，问题就迎面而解了。

可以）

这是一句针锋相对的话。高贵的「警官」口开河如河的无以话对，并立即狼狈溜掉了。

好得很。群众不但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一旦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发挥起来时，那是多么的勇敢、机智，他们的力量不但能够拉倒那间用几根朽木支撑着的「小皇朝」，而且，也一定能够把全世界所有的大小「皇朝」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经过这次的事实教育后，我今后一定要更努力、更严格地督促自己，安心地和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谦虚地担当群众的小学生。

修造房屋、帮生病的工友派报等等。他也注意在联系工友的时候，进行一些思想工作。最近，他在工作时，手指被机器割伤，在家养伤，工友们纷纷来探问他，这说明他和工友的关系是搞得不错的，要是在过去，这种集体访问的事，在他们厂的工友中是不会有，那时，大家各走各的，最多一二个要好的走一道，很散漫的。就是从这件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胖子以及其他有觉悟的工友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值得大家快慰的事，也是我们耐心做群众工作的一个可学习的借鉴。

就在他因手指受伤休养期间，他又做了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他在家闲着无事，便出外探访朋友。当他经过女皇镇某车站时，看见一位老伯伯蹲在地上，旁边站着老伯母，张手想扶老伯伯，却无能为力，两人的神情都很焦急不安。胖子一看，知道他们有了什么困难，便趋前去问。原来老伯伯夫妇要到药房看病，现在老伯伯内急，又走不动，真为难。胖子听了，马上把老伯伯抱起，送他到对面路的一间餐室厕所，解决内急。接着，胖子看老伯伯身体这样衰弱，走路都辛苦，如何去看医生？便帮他们叫了一辆德士，载他们到药房看病。到了药房，挂了号，老

夫妇向胖子道谢，并坚持交还胖子先付了的车费。胖子只好接受了钱，这时，老伯伯才收斂生气的样子，有说有笑，并告诉胖子他过去是海员，如今老了，退休了，身体多病。他感谢胖子的扶助，但因有点储蓄，所以，不要胖子在金钱方面的帮助。他说自己可以行动了，不必再麻烦胖子了。胖子也觉得情形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也就告辞离开。

据胖子对我们说，从老伯伯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开头对胖子的热心帮助，是存有怀疑的，（这也难怪，这黑暗的社会，欺诈的事可多着啊。）后来，事实证明胖子是真心诚意帮助他的，老伯伯才露出感激的神情，连连向胖子道谢。这说明一个道理，对群众的真诚的帮助，当然能在群众心中引起共鸣，当然能够扫除因社会风气坏而养成的怀疑一切的心理，我们要在劳苦群众中，发扬三互精神，让群众在唾弃剥削阶级尔虞我诈的卑劣行为的时候，明瞭在劳苦群众之中，却有着真诚的阶级感情的，而这种高尚的情操，应该普遍的推广。劳苦大众真是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争取合理的生活权益啊。

有觉悟的人们，应该带头发扬三互精神。胖子把正确的教导落实到行动上，我们要向他学习。

落 實

「三互」精神

平子

胖子在我们这群朋友当中，向来以忠直的性格，得到大家的敬爱。他具有许多优点，特别是大家学习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三互精神后，他更是落在行动上，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工友解决一些生活难题，如利用周日，替一些家境穷困、年老的工友

人

定

勝

天

冬
葉

有一部份人，当进行某项工作中途遇到了挫折，或工作未能按原订的计划或原来的意愿发展时，便会唉声叹气地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听天由命吧！”或说“天不从人愿，无法强求”等等的言论。这些人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呢？这主要是受着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一部份人们不能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往往把事物孤立起来，遇到事物发展不能依原来的意愿发展时都推托到虚无缥缈的天理身上去，使人们丧失对事物发展深入探讨的意向，从而压制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些不合乎客观规律的言论。

首先，我们应该树立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必须明确地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着矛盾的。事物的发展是由于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而发展着，推动着世界历史向前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抓住矛盾，就能解决矛盾。一切事物我们都是能认识它。当人们认识到事物存在着的矛盾性质后，人们便能发挥人的因素进行改造，使它合乎人们需求，使它按照人

们的计划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造事物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用通俗的话说是“人定胜天，而绝不是天不从人愿”。

现在让我们从现实的生活中看看人们如何应用正确的哲学思想，发挥人的因素改造事物的事实。

在中国的兰考县，当地每年都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兰考县人民面临着严重的风沙、内涝、鹹田这三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人们生活非常困难，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在新社会里，人们翻身解放，当家做主后，并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在组织上的带领下，发挥人的因素第一，掀起了改天换地的改造自然条件斗争的高潮。人们首先分析了各种自然灾害的性质及其内部存在着的矛盾以及其相互的关系，接着就按各事物矛盾转化的条件分别进行改造；进行植树造林阻隔风沙，解决了风沙的自然灾害；进行凿山开沟防洪。克服了内涝灾害；进行引水移土改造盐田，把盐田治理成肥田；彻底地把兰考县各种自然灾害改变，把一穷二白的环境，改变成一个丰衣足食有余粮的典型区域。

这正是一个“人定胜天”，打破“天不从人愿”的生动例子。

从这个实例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只要人们能掌握辩证唯物的观点，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一切事物都是能认识的，都能通过人的因素改造它。使它朝有利于人们的方向转化、发展。事实证明，“人算不如天算”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人定胜天”的唯物观点，抛弃唯心和形而上学的天不从人命的反动思想观念，只有抛弃“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集合群体的力量，就能成功地改造好社会环境、改造好自然环境。

哲学与思想

想当初怀着恐惧的心理进入某制罐厂技术部工作，一晃就是一年了。记得在职业训练所接受操纵机床的基本训练结业时，那儿的技术教师就曾训导我们：“你们技术还嫩，而工厂内的工作不如训练所的容易，当你们初入工厂时，那边经验丰富的工人不会象我们这样乐意把技术传给你们，那时你们只有处处靠自己，改进自己的技术了。”

这一间制罐厂，是一间老牌洋厂，听说工资比一些新工厂要高的。第一天去见人事主任，除了工资外，他还说有车费津贴，我心里想：“这儿的工友一定得到很好的待遇。”不由得感到能进入这间工厂而高兴。

开始工作之后，才发觉技术部的通风设备极差，平常日子已感到闷热，一遇到炎热天气，工友们都特别感到闷热，我更受不住，但也得死顶。听说生产部的情况更坏，除了比这儿闷热，那罐子流动及冲床等机器所发的杂声，更令人厌烦。初入厂时，工友们似乎不很理我，可是渐渐地发觉那老师的话是不确实的：工友们大都愿意帮助我，热心教导我；不管是车工阿明、王苏、老伍、阿球或者磨床工友阿松、卡心、阿炳，钻床工马哈查士，钳工乐叔、喜伯等，当我在工作上有疑难而向他们请教时，他们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告诉我工作那部分较重要，须车得精确些，用什么刀车，以什么方法车等，有时还亲到我操作的车床旁给我指示。就有这么一回，当我初被调到平面磨床边工作时，接到一个锤结罐身的多头锤的工作，须重新磨好以应罐身部之急用。那复杂的工作，加上我初次分配到较难的工作，

問
蓄
水
池

—
财主坐轿
要轿夫跑得快
又要轿夫少吃饭

馬 你怕制水
天 要天下大雨
又要人少用水

工廠一年經歷

方 柏

作，真使我千头万绪，不知如何下手，后来听说钳工阿昌曾在罐身部工作过一段长时期，便向他请教，他立即放下自己的工作，细心地给我解释这工件的用法及性质，又告诉我如何钳夹那工件，如何磨法，才能达到所要求的精确度；钻床工依布拉欣及圆锥磨床的阿松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一件本来是复杂的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在一次偶然的会里，我提出了那位技术教师给我们的训话，不想几位年纪较大的工友都哈哈大笑，听他们说，原来他们年轻学师时并不如现在简单，通常是在一些华人小机器厂跟一位师父学习，而师父往往又是老板，学师其实是打杂，不是吩咐买茶、买香烟，就是扫地、抹机器，当师父要车重要的部分时，深怕技术被学徒学到，总借机把学徒遣开，这个时期只有靠「偷师」了；到后来有机会在机床上工作时，师父又常无理责骂，嫌工作慢。老工友老伍说：「现在可不同了，我们同是赚食人，同样以劳力生活，有什么理由不互相帮助呢！」平叔也说：「如果我们学以前师父对待我们的态度，施于新进的工友，必引起新工友的反感，一定削弱工友的力量，对我们团结在

一起争取合理的待遇是不利的。」

询以工友们每年年底能得到四分之三薪花红的事，张工友一拳击在桌上说：「你以为老板会那么慈善，这么慷慨自动给花红么？要不是我们七年前进行了一次十二天的罢工行动，他会自动发花红么？」

这一年的实际生活，不但我的技术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工友们的言语和行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以往存在着的好多不正确观念。

在我进厂一个多月以后，厂内工会号召了一次全体工友旷工一天的事件，抗议厂方要实施轮班制，却拒绝给工友们额外津贴。这一件事曾闹上「工业仲裁庭」，结果呢，「依据新工业法令」，各工厂资方为了增加生产，扩大海外市场及减低成本，可以进行轮班制，只要工人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不必发给工友额外津贴。」厂方有恃无恐更加强其对工友的剥削，还出了一纸通告，以开除来恐吓威胁要旷工的工友，一小部分不明白团结的力量，真也被影响而照旧上工，大部分照计划旷工，由于太多工友旷工，资方的恐吓手段也绝不能生效。

为了增加利润，厂方雇用了一

批临时工友。一方面，这剥夺了旧工友的超时薪金（许多工友原是靠多做超时工作才能维持正常家计，这么一来生活就更难过了），另一方面临时工友的薪金更低，厂方喜欢则雇用他们，不高兴即辞退，临时工友又不能享有医药、保险及年假等的权益，他们遭受的是更严重的剥削。资方这一招，不但威胁了旧工的生活，临时工也受无情剥削，有些临时工友工作了一年仍然是临时工，一点保障也没有。在这一严酷的现实里，工友们觉得有须要把临时工友也联合起来，壮大维护生活权益的力量。

剥削成性的厂方，起初用尽方法企图挑拨离间，破坏工友的团结，他们的这一行动失败后，对工友要求谈判关于临时工友问题的事先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又故意拖延。不但如此，后来竟无理开除十五名工作超过三个月的临时女工，其中有几位已工作超过一年的。工友们眼睛是雪亮的，完全看清资方的这一行动，蔑视工友的生存权利。于是，工友们决定进行「停工」一天，在「停工」的这一天，全厂工友，包括五百多名永久工友及二百名左右的临时工友都聚到工友餐厅，热烈进行讨论。谴责资方的卑鄙手段，并誓言「停工」行动必继续下去直至资方答应收回开除成命为止。工友的团结一致吓坏了资方，终于不得不屈服了，工友们得到了最后胜利。

工友们并不为这次胜利而停止斗争，大家都深深了解到这次胜利只不过是下一次争取进一步合理待遇的开始。罐厂工友的长期斗争教育了我及许多工友，只有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才有光明的前途。

二

工人流汗水
薪水没得起
你却闭着嘴

靠天得雨水
水价你又起
这是什么道理

三

你不责怪自己
只怨天不下雨
又骂民多用水

其实谁不盼望这里
来一场狂风暴雨
把赖账的冲进海里

會議

許風

会议
现在轮到我們开
在工厂的机器房
在工场的木堆上

冷气室的会议

早开了

"增税"登在公报上
加价在市场迴响

兄弟们，靠拢吧
开会的时间已到
把决议写在白纸上
把怒火移到拳头上

敲骨吸髓的剝削

——我在髮油廠工作

向殷

我工作的这间日资发油厂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工人大约有百人左右，其中半数是新工，女工占九十多巴仙。普通新工的工资是二块四，工龄在两年以上的工友，最高也只有三块多。这厂的流动性很大，几乎每星期都有工人进进出出。有条厂规，把请假超出两天的工人，当成「自动辞职」。

厂里有个车间，专门制造发油和盛发油的罐子。还有个包装部，把罐子削好，再把内外罐粘紧，抹干净，就由机器装上发油，上盖后，贴了「唛头」，放入纸盒，最后装箱打钉，就算大功告成。

我是做削罐子的，就是用小刀把罐子的边缘削平。我们干这个的工友大概有四十个，但只有几双破烂不堪，只剩下三根手指的手套。我开始做，很不顺势，好几次差点「中头奖」。做得快，怕削不平，做得慢，那神出鬼没的管工，又呱呱叫。因为我们做的是流水作业，很难彼此交谈，也很少去厕所或喝茶。有时，一连几个工友「自动辞职」，那我们就更「拼命」了。那时，手做到麻木，连头也不抬，汗也不去抹。我们工作的房间，窗门关得紧紧，据说发油吹风会坏。试想差不多一百个人聚在一间房，只有一扇小门，加上那发油的味道，怎能叫我们不头晕要吐呢？我们曾暗中打开过窗子，但不久就被他们关上。他们这些人，真黑心。

不久，我被调去放内罐。厂里所有削好的外罐，都是由我一个人套上内罐的。这些内罐还要经过检查，削过，不然查到坏的，就要挨骂。因此，我一面削，一面还得把另一只眼睛留在运送带「拉」上。一见罐子排成龙，我的心就跳个不停，好象要跳出来；每一条神经象打了兴奋药一样的紧张。我两只眼

死瞪住「拉」，货还没到就趋前迎战，然后一面跟着「拉」一面放内罐，最后连侧身去追也来不及，就顺手把一些推到「拉」旁边。有时「拉」排满或罐子来不及削，我又得拼命收到箩里。顾得前面，顾不得后面。唉！恨只恨我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恨只恨我的手没有伸缩性……。还好，工友们常暗中帮忙我，管工不在，他们就照我的意思放，我说卅他们就放卅个，而且还排得整整齐齐的！我一有空（可能性小）也帮他们一点。工友到底是工友。

有一天，操纵装发油机的工友「自动辞职」，我临时被拉去做。对着这庞然大物，我心里不禁打颤。经二分钟讲解，我大概懂得按那些不同色的钮来控制它。可是懂了，做起来又是怎样的呢？

我的工作是把粘好的罐子，从箱里掏出，抹干净，放到螺旋式的机器盘上。常常我还来不及把罐子拿出排好，机器已走了一圈，刚想抹，又得拿另一排，不抹又要挨骂。有一次，因过度紧张，把抹罐的布留在螺旋盘上，结果卷入机器，机器发出阵阵怪声，我一看，可吓坏了！急忙伸手去抓布。

「喂！机器一走，你的手就断了！」

在旁的一位工友及时摔开我的手。这时我如梦初醒，才想起了刚才她再三吩咐过我无论如何，不要把手伸进去。我为什么又忘了？为什么！

回到座位，工友们都关心的问这问那……。他们的眼光，多么温暖，想起刚才要不是那位姐姐，我恐怕成了第二个辛松兰了！

中午吃饭时间，我们多聚集在走廊。工友多数是自己带饭来，住得近的回家吃，再不然就到外面买

二毛钱的菜饭（只有菜）。大家都很节俭。工友们不大容易开口，但一开口就很直率很健谈，因为他们的生活感受是说不完的。他们很多十二、三岁，就做工厂妹赚钱养家，也跑过不少工厂。谈起老板的剝削，大家诉说自己的经历是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激动。虽然来自不同的角落，但他们是同一条藤上的苦瓜，彼此的感情是最接近的。

虽然我们这些新工年纪多半是十五到十七岁，但都象个年青老太婆一样，脸色苍白，精神疲乏；不是肚痛，头晕，就是胃病，贫血。

说起贫血，就想起了阿美，想起她的话：

「姐姐，他们说我不常头晕，疲倦，没神，是因为贫血，叫我吃补，早睡，可是家里要我帮忙，我晚上要洗衣，早上一早就要煮饭，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医贫血吗？……」

什么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把无形的吮血管拔掉，把社会的吸血鬼消灭。只有这样，我们的血，才不会流入别人的血管。我们的血才能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流。

新書介紹

一個女工的筆記

漫天雪著的「一个女工的笔记」，是一本用笔记体裁，记下一个女工对苦难生活的回忆。她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述着她的爱和恨。对于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比一般的记叙更动人、更深刻、更有启发性。

拆屋日記

亮

今天，是拆屋令届满的一天，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起了个大清早。

上午七时左右，通往村里的碎石路上，响起了机车的马达声，划破了这村之晨的寂静，惊醒了村里迟起的人们。

一车车的拆屋队，一架架的泥机，一队队的士兵，排列着队伍，大踏步向村里开进来。

「妈，拆屋的人来了！」小牛边喊边奔进屋里。

我站在门前，看着进村的大队人马，心里怦怦跳，感到十分不安。

妈听说拆屋的进了村，便慌张的从屋里走出来，大声对我说：「唉呀！你老是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拆屋。」

「妈，村前村后没人拆，我们拆，不是违反了大家的决定吗？」

「唉！你管人家拆不拆，你不拆，待会拆屋的一来，放把火，那时，什么都完了！」妈说着，转身走进柴房，拿了把手锤出来，递给我，催促道：「快点拆吧，慢了就来不及了。」

我从妈手上接过硬锤，迟疑了片刻，最後，将心一横，挥锤拆了起来，拆了不久，屋角旁就堆满了木板，就在这时，哥哥带着明叔和球哥从工场赶回来了，他见了我在拆屋，便厉声喝道：「快停手，谁叫你拆的？」

「是妈要我拆的。」我急急分辩道。

「亚亮，你怎么这样胡塗，听了你妈劝告几句，见了拆屋的，就

着了慌，忘了大家的决定，忘了集体的利益，只顾自己拆屋，这样就不应该了。」球哥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不拆，人家放把火，什么都完了。」我学着妈的语气说。

「怎么会完呢？」球哥友善地看了我一眼，沉思片刻，接着说：「不错，屋毁了，果树倒了，猪寮菜地没有了，但我们人还在，我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生活下去。」

「对，天灾人祸，我们要顶得住。」明叔说。

听了球哥明叔的话，想起刚才自己那种自私的行动，我不禁脸红耳热，心里十分难过，是的，在木屋面临被拆除的紧要时刻，我就忘了集体的利益，一心想到的是自己一家，这种作法，何止是胡塗，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为私的思想在作怪呀！

上午九时，拆屋正式开始。

士兵们荷枪实弹，在村里各要道佈好阵势，拆屋队提着小油桶，四架「泥机」，轰隆隆地开动了，这些力大无比的庞然大物，今天不是来铲土，而是来拆屋，今天呵！它们已失去了在开山翻土时的驯良，露出狰狞的面目，咆哮着，喷出浓浓的黑烟，挥舞着巨大的「推盘」，把一间间的木屋推倒，将木板辗压得七断八折，成了一堆废木料，任谁看了也心痛气愤。

下午三时，拆屋行动继续进行。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薰得人们眼泪直流。

轰隆隆，铲泥机在狂叫着，像隻残暴的野兽，吃量大得惊人，它跨过浅水沟，爬上斜坡，又继续向村北挺进。

球哥和工友们，迅速组成一支搬运队，协助村北村民搬运东西，但是，当一行人奔到通往村北的大路时，才知道路已被封锁，怎么办呢？人人心急如焚，是向前进，还是往後退？在这困难的时刻，人们都沉默了。

球哥环视了工友们一眼，激昂地说：「我们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困难，而绝不被困难所屈服。」

「工友们，还有其他小路通村北没有？」明叔向在场工友大声发问。

「我知道有条小路可通村北。」一个青年工友挺身而出，大声说：「跟我走。」

於是，工友们紧跟带路者，飞快地向一条小路奔去。

这条小路，崎岖难行，有时简直没路；我们时而拨开芒草跨步向前，时而低头穿过芦苇丛，到达村北一看，大家不由得一惊，原来这里的木屋已被拆除了，向村民打听，才知道今天拆屋是分两路进行。

一位大嫂，怀里抱着孩子，蹲在红毛丹树下，看着熊熊的大火，低低地哭泣。

「唉！屋没有了，叫我往後住哪儿？」她哭诉道。

「亚嫂，别哭了，你就搬到我家住吧！」一位中年妇女上前安慰她。

「要连累你，怎么好意思。」

「亚嫂，别那么说，穷人家，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应该的。」中年妇女说完，接过她怀里的孩子，好言相劝了一阵，便带着她走了。

我们原想来协助村民搬运，可惜已慢了一步，要搬运的东西，现在已葬身大火中了，因此，我们的搬运队，只好随机应变，改作搜索队，搜索失散了的家禽。搜索了两小时，我们在附近草丛中搜到十一隻鸡，七隻鸭，一头小猪。

明叔摸出手錶来看，已经是下午五时，於是，大家把鸡鸭绑好，扛着小猪，步行回救济站。

回到救济站，刚好赶上开晚饭。

坐在饭桌前，闻着诱人的饭香，听着村民们阵阵爽朗的笑声、谈话声，看着不断前来慰问的人群，想到吓不倒压不服的人民，我心里一高兴，竟忘了端碗举筷扒饭。

致敬，美國人民

庸夫

最近，在美国的首都及其他城市，近百万的美国人民（包括越战退伍军人）举行反战示威，声势浩大。笔者乃有感而发，作此诗当为向美国人民致敬耳。

反战浪潮，在不平静的人海里
又一次掀起冲天巨浪！

百万人潮流向一个方向——
冲击魔窟！

铁流的力量呵
冲得魔窟摇摇欲坠
冲得魔鬼胆战心惊！

有的反战青年
为印支「悲剧」放声痛哭
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苦难而哀泣？
是为了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而悲愤？

看你们一队队身穿麻布衣
脸上涂着代表鲜血的红漆
我们明白，你们是在
抗议侵略强盗的罪恶行径
控诉豺狼的狼心狗肺！

有的是越战退伍军人
你们的反战示威
是那么有力地
告诉美国人民，告诉世界人民
五角大厦与华尔街大亨
他们侵略越南、印支的狼子野心！
你们曾经执行过魔鬼的罪恶任务
你们也许被遮蔽，被迫着去
可是呵，你们看到
他们魔爪在那里肆虐：
苦难人民的鲜血流成渠
村舍茅屋烧成灰烬
男女老幼的尸骸遍地
无耻的魔鬼爪牙却歌舞醉酒
人民的痛苦，他们的欢乐
铁蹄蹂躏着印支人民的土地
还说是为了「保卫自由和平」？
这是强盗的无耻谎言！

墨写的谎言，由尼逊口里说出
掩盖不住印支人民斑斑血渍！

你们的哭声迴荡在拉丁美洲天际
通过太平洋、印度洋
传遍亚洲、非洲、欧洲……
哭声震撼我们的心弦
我们那颗悲愤的心湖呵
再一次激起澎湃的波涛！

你们的哭声，我们的共鸣
是同情苦难印支人民的心声
你们的哭声，我们的共鸣
是一样的爱，一样的恨！

可是呵，对着那些食人的豺狼
我们要把眼泪收斂
别让豺狼以为
我们在哀求，悲伤痛哭
在野兽面前
我们不可有丝毫的怯懦！
我们要让它尝尝
百万颗铁拳的味道如何！

你们 拉丁美洲人民
我们 亚非欧洲人民
把手握得更紧
肩并肩联合一起
要消灭吸血魔鬼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阿美利堅的聲音

李揚

——现在就和平！
——现在就和平！
这是阿美利坚
雄浑而坚定的声音
阿美利坚的声音
是强弓上的劲箭
要射穿白宫狂妄的野心！

——现在就和平！
——现在就和平！
不义的战争，师出无名
它夺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
可怜无辜的孩子失去了父亲
还有多少断手残足的退伍军人……

——现在就和平！

——现在就和平！

多少年了，多少日子
人民的渴念，白宫的诺言
依然空雷不雨，无踪无影
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啊
侵略战争正是他们的命根

——现在就和平！

——现在就和平！

没有人再会相信
没有人再能容忍
白宫的谎言，白宫的圣经——
劳师远征，竟然是为了
维持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现在就和平！

——现在就和平！

千千万万愤怒的民众
涌向华盛顿，向白宫进军
假如罪恶的战争再不停止
白宫啊，你这罪恶的魔窟
就要倾塌于怒火中烧的民情！

廉價勞動力

李揚

十六七岁的年纪，
不进学校，却涌向工厂重地，
是响应「工业化」的号召？
还是为饥饿所驱使？

每日工作超过十二小时，
日薪却只有区区一块余：
付了房租，剩下的钱，
只能买两块干面包而已！

老板说：「工业化时代，
你们可真福气，
我们拿钱冒险来投资，
你们空着手就可以来温食。」

贵人们神气十足地宣告：
到此投资，保证一本万利；
你瞧，我们拥有
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

于是，富人们不远千里而来，
一片繁华，到处工厂林立；
于是，你们——廉价的劳动力，
你们造就了富人的荒淫无耻，
同时又编织着自己辛酸的故事……

德嬪想不通的問題

■ 谷 華 ■

德嬪有一個問題想不通，叫她老拿不下主意。

德嬪的小女兒阿慧，今年五歲多，明年就要讀小學了。可是進華校呢，還是進英校呢？德嬪認為這回非得審慎考慮不可。當時，她都毫不遲疑地給老大、老二和老三選擇讀華校。不知怎麼的，這回德嬪卻為阿慧選讀華校或英校而躊躇不決。阿慧是她和德叔最小的一塊肉，老大已經出來做工，老二老三也讀了中學，凡事比較不用德嬪來操心，於是他們對阿慧更加疼愛了，德嬪也愈發覺得女兒選讀何種學校不能草率；加上隔壁阿三嬪他們都讓子女選讀英校，德嬪給她們說東說西，說得都快心動了。

德嬪為了阿慧讀書這件事，和丈夫談了好幾次，却得不到一個結論。

丈夫德叔每次都這樣對她說：

「老大、老二和老三他們讀唐人書，不都讀得很好嗎！我就看不出有什麼地方不對辦啊！」

德叔除了這兩句話，就不想再跟她說些什麼了。所以他們夫婦之間不曾發生過什麼爭執。只不過丈夫的回答，不能令她滿意，有答等於沒答，根本解不下她心裏頭的悶結。

那天晚飯過後，一家人都坐在廳前。阿慧拿出了阿姨送給她的拼圖積木來排，一邊排，一邊朗聲地念：「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她拼了一個又一個，拼得這樣快，這樣熟稔，看得兄姐和爸媽都樂了，臉上泛起甜滋滋的微笑。

老二姐姐說：「阿慧，阿姨教你們唱什麼歌，唱一首來給大家聽！」

「好！」阿慧向姐姐點一點頭，那麼大方地，拉起清脆响亮的嗓子，帶着表演天真地唱起來。阿

慧唱了可愛的太陽，唱了人類的春天和希望，給這勞苦的家庭頓然充滿了生氣，忘却了一天勞作的疲勞；更使人深深感覺到：在那陽光普照和雨露滋潤之下，禾苗定然要成長，茁壯！

德嬪心疼地把阿慧抱在懷裡，撫摸着阿慧的小腦袋，輕聲問道：

「阿慧啊，你喜歡讀書嗎？」

「喜歡。」

「媽明年給你讀紅毛書，好嗎？」

「不，我要讀華校。」

「對，阿慧說得好，是華人就得讀華文。」老二在做作業，聽了小妹妹這麼氣壯的話，很是興奮。

「死鬼，还用你插咀！」德嬪白了老二一眼。

「媽，幼兒班裡的阿姨也是這樣給我們說的。」

「你懂什麼？看你哥哥姐姐，都讀唐人書，全家沒有一個人識紅毛字，是要給人看不起，受人欺負的！」

老二老三不同意母親的說法，同聲說：「讀華校有什麼不好！華校生有骨氣，懂得勤儉、吃苦，不忘本；讀紅毛書，連一個唐人字也不識的人，才忘本呢！」

「什麼忘本，人家不是都讀紅毛的！住人家的地方，就得讀人家的書。」

「媽，你別這樣講。老二老三說得沒錯，讀唐人書和讀紅毛書的比起來，一般上，讀華校的人比較不會受壞風氣的影響學壞。」老大半勸解半向母親說理。

「讀唐人書和讀紅毛書就是有差別。你看自己，平平和别人一樣讀了十幾年書，人家坐冷氣房，每月賺三、四百塊銀，你却給日頭晒得烏黑，拼命做也只得一百幾十塊銀！」

「未必所有英校畢業生就能坐冷氣房，有好差使做，能領高薪水。再說，只要靠自己的雙手和勞力吃飯，不干損人利己的事，才是一個好人。」老大的話裡，充滿了自信心。

「唔。孩子們的話有道理，你不用再說他們了。」德叔坐在一旁靜靜地抽他的煙，卻把他們的話全聽了進去，這下子才慢條斯理地發出這一句話，把自己的老伴勸下。

「都是你們父子對！」德嬪沒好氣地說。

德嬪終於沒再說下去。可心頭還是憋得很，一個人坐在那兒，想呀想的，還是想不出一個頭緒來。

她老伴剛才那一句可是心裏話，她自己何嘗不打心裏喜愛這幾個孩子呢。孩子們都很好，純朴老實，刻苦耐勞，自幼就學會獨立處理自己的生活，不但兄弟間能互相愛護扶助，也能給父母分憂。他們夫婦從來不曾罵他們一句。差只差他們沒有一個受英文教育，各方面都處於劣勢，受人輕視。

記得上回阿慧生病，發着高熱。她心急如焚，帶阿慧到幾條石外的政府診所去看病。

來到這種地方，德嬪一向是不很自在的。她携着阿慧，輕手輕腳，走向隔着那層玻璃的職員那里，向窗眼恭敬地問他求診手續。那職員看也不看她一眼，似理不理地向前面指了指，也不哼一聲。德嬪還來不及再問他一句，那職員便操着不純正的福建方言，向她嚷道：

「排隊，那邊排隊！」

德嬪是帶女兒來看病，不是帶口來和人相罵，所以完全不理會這個職員的粗暴態度。

一会儿，又來了一個老婆婆，由一個女孩牽着走進來。老婆婆病得很重，看她每移動一步，都要費

很大的力气，脚也不断地颤抖着。

老婆婆一踏进屋子里，便呕吐起来。

又是那个职员，火着赶前来，大骂老婆婆：

「岂有此理，要吐不到外面去，吐得臭薰薰的！」

他真想把老婆婆撵出去。小姑娘急得快要哭出来，没法可想。幸好几个年轻好心的阿嫂走来帮她扶住老婆婆，掏出风油给老婆婆搽。一面说好说歹地劝住这个暴躁的男职员：

「她老人家没力走不动，你不要怪她。等一下子，我们给你擦洗地板。」

那职员叫来了杂役，一边命令他揩洗地板，一边只顾打着英语，不知在骂些什么。

老婆婆给那几位阿嫂扶到椅子上坐下，不住地在呻吟。

后来，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走到那职员的跟前，用红毛话向他询问。这回，那职员却笑脸迎她，唯唯诺诺地，把这个女人引去见医生呢。

屋里排队等候问诊的病人，都很愤懑，纷纷地议论起来。他们等候多时，不得要领，这个讲英语的女人，却能捷足先登，而那痛苦呻吟的老婆婆，还辛苦地半躺在椅子上。

这多不平呀。德婶看进眼里，想在心里。她想：「都是我们这些病人不会讲红毛话。有天，我把阿慧也送去读红毛书，让她给我们出这口气！」

那时，她就是没有想到：好个忘了本的可怜虫，有什么好神气的！

德婶从诊疗所回来，把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阿三嫂。阿三嫂是她的老邻居，很会说话，一跟左邻右舍的妇人谈起来，总使人觉得她头头是道。在德婶心目中，这个阿三嫂是顶能干的，她常常都听阿三嫂的，有什么事总要找阿三嫂商量。所以这回她也不例外地说给阿三嫂听。

阿三嫂一听，自然又有话题了：

「我讲的不会错吧！你可不好再把阿慧送去读唐人书了。这是最后一个了，该让家里有一个能够出头。读唐人书，没有一个中用和出息的！」

于是阿三嫂就把：某某人一家人当「财副」、当「大狗」；谁家的孩子做了大「老君」（闽语：医生），每月赚大把钱……把这么一大堆东家西家听来的，也搬给德婶听。

「我们的阿发今年就要九号拔士（英语 Pass 及格）了，到时就可讨政府工做；阿金多二年也可以出来当密西（护士）了！」看她说得蛮得意的，好象自己的儿子比德婶的儿子要强得多，好象只有读红毛书的人才是上等人！

阿三嫂这些话，听得德婶有点儿自惭：为什么当初不也让老二或老三读红毛书呢？不然，他们不是也能跟人家一样了吗？她想，无论如何，应该叫阿慧读红毛书了。

阿三嫂那一套全对吗？

去年她对德婶讲的，还清楚印在德婶的记忆里，但是德婶近来所发现的一些情况，着实叫德婶有些疑虑。阿三嫂的儿子阿发，去年考了九号以后，几个月来无所事事，并没有讨到政府工，没有当上什么「财副」和什么「大狗」。成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其实阿发本身也是不三不四的——德婶这么想。他就会留了一头长头发，加上那一套不男不女的装束，有时简直叫德婶错看成了一个女子。有时，他招来了那群不三不四的狗朋友，乒乒乓乓，乱嚷乱跳；几乎把隔壁的德婶他们轰得耳朵要聋了，轰得他们心脏也要跳了出来。有时，他又一个人啾啾啾啾地，好象鬼叫那样，真有点儿邪道！

阿三嫂的女儿阿金，如今取了个怪洋名露死，本来和阿发一样，小孩的时候多么惹人喜爱，如今却不成样了，前些时候，把裙子穿得那么短，只差没有叫屁股露出来，现在又拖得一身长长的，比做戏还难看！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德婶有一次问这个露死：

「穿这样有什么好看？」

「你懂什么，飞身（Flash-ion）了嘛！」她不满地向德婶白眼。

这样的一个小女儿家，只爱学时髦，就不帮阿三嫂做家事，对待母亲粗言粗语，有时还要和哥哥打母亲，还象话吗？德婶更看不惯那露死，常常和那群狗男女，扭在一团，不知羞耻为何物！德婶真要为她恶心呢！她暗暗地为自己庆幸：

「好在我的老二不象她那样！」

近来，德婶和阿三嫂聊天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阿三嫂过去那派神气和得意洋洋，再也听不到阿三嫂在大夸她那两个读洋书的宝贝了。她有很多心事，她活象一只打败了的公鸡。

「露死找着了没有？」

「这个臭×真要活活把我气死了！」阿三嫂哭丧着脸。

「你可要小心呀！听说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女孩子受骗去当舞女，失了身！你可要赶快把她找回来！」

「唉，我养这两个死鬼真是没路用（闽语：不中用），算是白养了。」她说得老泪快落下来。

闷热的晚上。

德婶一家人在灯下用功读书。德婶坐在椅子摇着扇子，不久就呼呼睡去了。

她准是睡得不甜，一会儿头一顿，猛张开双眼，望着眼前的孩子们，望着阿慧。摇头对身边的老伴笑道：

「一睡去就做了个可怕的梦：阿慧突然变成露死那个样子，我不再认她做女儿！」

「怎样都不好把女儿送进英校去。你不知想什么主意！」

德婶这几天的确想得很多，都是关于把小女儿送去读洋书的事：阿慧读洋书以后会不会也跟阿金那样，走向那条坏路呢？那时，她岂不是要失去了一个爱女了？

德叔点醒她道：「读红毛书的

（转入第十八版）

叭兒狗學者

小
匕

最近，有幸在报上读到了一些学者专家的心得，「钦佩」之余，不得不对高等学府的「威信」感到迷惑，感到悲哀！

一位高等学府的日本通，最近受邀访问日本，对日本的财界要人，亚洲问题专家以及官方要员等发表「精辟」的演说。我们读了部分演词，不但觉得他的立论独树一帜，有所「创新」；抑且设想大胆，言人所不「敢」言；很符合一些学者专家的「学术」要求的。

可尊敬的学者专家提出的论点最主要的是硬硬的、学术性地把东南亚分为「海洋东南亚」——包括泰、马、星、菲和印尼五个国家——和「大陆东南亚」，即指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这样的分法有何地理或历史的根据，大概是属于学术性的东西，普通人恐怕理解不来；然而更需注意的是学者专家由这样的论点引申出来的更主观，更大胆的假设：「从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来看，将来日本大概与海洋东南亚相接合，而中国则联合大陆东南亚诸国，与日本平分秋色！」原来学者专家，早替未来的东南亚划分了势力范围：这是对一个国家的污蔑和对另一个国家的野心者的鼓励！这样的论说不可不说是大胆惊人的了。

然而，我们只需把眩人耳目的两个「特创」「学术性」的名词——海洋东南亚，大陆东南亚——

抛入阴沟；再深入一想，把所谓「会倾向日本」的五个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当局一直念念不忘，口口声声要「控制」「保卫」的「生命线」的马六甲海峡作一对照，就会马上恍然大悟：学者专家也者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特创」，不过是拾人牙慧，替人摇旗呐喊助威而已。

学者专家忧心忡忡，苦口婆心的劝勉野心勃勃的日本当局：「把海洋东南亚作为亚洲据点，是绝对必要的」，从而无耻的献策道：「日本一方面得展开积极的政策，对海洋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安定作出贡献」，更进一步阴险的建议：「必须通过心灵的交流，扫除人们脑海中军国主义文化的印象。」这样忠心耿耿，设想周到的学者专家，历史上实也少见。

翻翻查查，终也在鲁迅先生《伪自由书》中《出卖灵魂的秘诀》里找出了一个，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天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更进一步引申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时，鲁迅先生即讥刺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样子的「高明」军师，现在不是又有了一个唱同调的么？

影片「战争贩子」里，白人屠夫威廉华克在惨酷屠杀黑人反抗斗士后受部下祝贺时，曾不禁喟然的说：「我不过是个工具罢了！」仔细想来，我们的学者专家实在连「工具」的资格也够不上，只有奴性十足的叭兒狗庶几类似。高等学府是研究出这么一个人物，难道还不够悲哀！

小 啓

连载小说「矿山风云」续稿未到，本期暂停一期，敬请读者见谅。

（文接第廿四版）

容易变样，学坏。阿慧要是读红毛书，难保你不会丢了自己的女儿，那时就要太迟了。」

「你以为把阿慧送进红毛学堂，将来就能出头？可是象那一家当财副、大狗的，还有那一家当大老君的，我们这一带又有几个呢？还不是很多和我们一样穷苦的，还不是有很多读红毛书的少年家失业无事做吗？其实英文教育是要培养少数高高在上和没有头脑的青年。」老大也放下手中的报纸，参加父母亲的谈话。

「你说的对。想想一个人叽哩咕噜，满口洋话，不讲唐人话，还把讲自己唐人话看成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还不可笑吗？」

「我们这里就有这样受洋化很深的可怜虫！」老大不禁感慨地说。

德婶问道：「不是也有读唐人书的少年家也学坏吗？」

「社会风气很坏，谁不小心就要受影响。这是思想的问题，你们少年家千万要小心呀！」德叔说着，关切地看着他的孩子们。

「比起来，华校学生不象英校生，读的全是一些西方传进来的坏东西，容易受害；华校生多少能接触到一些好的书报，受中国和东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常跟弟妹们说，要选看好的书报，要发扬我们华族好的文化和风尚。」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说给你们听：我们厂里那个财副，孩子个个都送去读洋书。当今眼睛也开了，看到中国发射了人造卫星，觉得时代变了，他要自己的孩子们也学中文了。」德叔越说越精神，今晚，他和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谈了很多很多，谈起他过去从中国南来的遭遇，谈起如今家乡的转变，眼前顿时亮了起来。

他们谈到深夜还没完呢。

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德婶的问题想通了吗？相信她不会让女儿去读英校的！

要不得的學術「尊嚴」

賀元

专家学者所搞出来的「学术」，是非常要「尊严」的，这「尊严」就是不易懂或不能懂。清楚地说出来，就是不能通俗，这是专家学者的肺腑之言。因为一通俗起来就「不足称为学术」，其所谓「尊严」也就十分可笑。

然而专家学者之所以不喜欢通俗，是因为「学术研究是少数学者专家的事，只求其精而专，不在于博而寡要」；不但搞这种学术研究的人要奇少，还要「小题大作」，据说是「题目不嫌其小，也不嫌其偏，但求其能有所发现，纵然终于不能有所发现，其探讨的过程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此一来，少数人去搞一些大多数人所不懂的东西，就搞出个「尊严」来了。于是也就专门去找一些与大多数人脱离的问题来研究。这当然不必去考虑是否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立场也不需要与大多数人一样。如此的「小题大作」，就是特意去钻牛角尖，钻得越深，就越显得「别识心裁」，「才有价值，才可成一家之言」。有些人在大谈「红楼梦」里关于性的描写，大谈鲁迅作品中对鬼神对死的描写，就是这类专家学者的「小题大作」。在大学里，专家学者对学生大谈「论语」中共有几条关于「仁」的，「仁」又如何如何的贯串天命心性，拆穿来看，这与研究西太后的缠脚布有多长，唐明皇一天服多少粒壮阳丸一样可笑，其所谓「尊严」，一点都不足为奇！

为了保持「尊严」，专家学者会自夸地说：「真正的学术著作，即使怎样力求浅白，怎样写得深入浅出，也还不易懂的。」又说：「学术是少数学者专家研究的范围，与大众的关系殊少」，说这种话的人先可以肯定他没有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立场，观点恰与大多数人相反，又加上往牛角尖里钻，当然

是与「大众的关系殊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人对文化艺术也绝不会有先普及后提高的观点，反以为自己天生就是「专家学者」，对别人的文章却会来个「题目大而言无据」与「最要不得的通俗作品」的胡乱批评。但他却不想想，别人的文章并没有摆什么「尊严」，至少这点已经是很成功了。

在大学里求学，对专家学者的学术「尊严」向来十分憎恶，听了「现在各大学里的课程，以及各种大学学报都是属于比较高深的学术性的探讨，鲜有通俗的课程和作品在里头」这段话之后，心里就很不不是味道，难道说学生们也个个成了「专家学者」了？又听说「从事学术的人，不屑于拾人牙慧，不掠人之美，有所引证，必註明出处，或加引号」，更不禁哑然失笑！大学里的课程与学报固然会有真正的研究，但是也有所谓「研究」却是借

着参考之名东剽西窃，章节秩序略加更换，语气稍为改变，就俨然是自己「研究」出来的结果。身在大学里若连这一通俗的现象都不懂，真可说是钻到牛角尖的顶端去了！

对于「专家学者」死要「尊严」的「学术研究」，是必须加以指责的，因为他们脱离了大多数人而钻进牛角尖里去。生活在大多数人里，受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却搞一些大多数人不易懂或不能懂的东西，这是大多数人所不允许的。对于那些已经钻进牛角尖而又大喊学术研究不是通俗作品的专家学者更应该加以指责，因为这不仅是不易懂或不能懂，而且已经是不准懂。必须再次强调，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一样，要有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歪曲了大多数人的尊严；并且可以通过普及——提高——普及的办法使人人都能懂。只要不是胡吹一通，只要不脱离大多数人，或迟或早，每个人都能懂的。可是专家学者早已钻进了牛角尖里，他们看不到大多数人的力量，对于我这种说法，不知他们以为然否？

書生的悲哀及其他

祝哈

在失业失学（按：争唸荣誉学位争不到、争出国留学争不到，也在「失学之列」）的时候，书生们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彷彿对旧社会怀了「深仇大恨」，恨不得在地球内部装上几亿颗威力最最强的核弹，一下子把地球炸个稀巴烂。

——这个时候的书生，看来是偏激了一点，天真了一点，但仍有几分可爱。

可是，一份四、五百元的薪水，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衔，再加一个温情的太太、一辆小小的二手、三手汽车，嘿，书生的腔调改变了！白天，穿着光鲜的衣裳上班，回家后，冲个凉、看看报上的趣闻和武侠小说，然后吃一顿丰美的晚餐（或乾脆上馆子点几样菜来

品尝），再看看电视的「花月良宵」，约朋友打打麻将——这样的生活还不坏呀！什么不合理的现象，社会的弊病啦，人民的呼声啦，改革啦——当心革掉自己的饭碗——统统见鬼去吧！老子再爬几年，薪水近千，那阵子，更写意啦！

——这时候的书生，浑身散发出钱臭味，他变得「精明」了，可是一点也不可爱。

几百元一个月，就可以买到一个书生的良知、斗志、理想、灵魂，书生们，你们的良知、斗志、理想、灵魂的「价钱」未免太贱了！在百物价涨的时候，书生的灵魂却「大减价」，岂不耐人寻味？看来，这正是书生的最大悲哀！



別 ■ 離 ■ 媽 ■ 媽

岩 冰

乌云遮去了漫天的云彩，狂风卷起满园的枯叶。

黑夜里的行人又匆匆踏着曲折难行的小径，朝向那心中熟悉的方向迈步前进。

长年伴着妈妈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而今风暴之夜又不得不离别妈妈到远方。

妈妈，哪一个孩儿忍心不告而别？

阵阵寒流正从墙缝里侵进来，谁不知夜雨冰寒，但今夜孩儿再也不能像往日一样以自己的体温温暖您那年迈虚弱的身躯呀。

妈妈，只怨今春风暴来得早，那山岗上集体农庄里所栽种的幼苗怎能任它摧残。防卫农庄保幼苗，园里的花果要使它永盛开；劳动圣手们就要克服经常泛滥的自然灾害，永远忠心於田园里除虫护苗的工作。

天墨黑，路难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雾气迷濛，远山黑影重重，天黑夜寒赶路最艰险。仰望天空，光辉北斗星下却佈满层层乌云。望不到星光，瞧不见月影，风高气寒夜路静凄凄。黑夜里的行人心儿要亮方向要明，沿着前人走过的足迹就能寻找到走向农庄的迂迴小径。

× × ×

彩霞映红红泥山岗上的农庄。

晨风吹，漫山遍野野花香，田园里播下的种子，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长得青翠壮丽。一副美丽新生的农庄景象，静悄悄地衬托出祖国未来的远景。

群山围绕下的农庄，晨披红霞夜映星光，地势壮严雄伟。

这儿没有现代化的设备，也没有新式的农耕用具，只是聚居着许许多多各族热爱土地的劳动人民。他们善良、勇敢、勤劳，创造了劳动奇迹，征服了天灾人祸，建立了田园新风貌，巩固了生活的伟大理想。

阳光下，劳动歌声惊震静穆的远山，微微声波一山传过一山，传到那遥远的天外。这是一首劳动的曲子啊！

深夜里，静听土地吟诵千年苦难的叙事诗，那低沉有力的调子呵永远感染着一夥热爱土地的心。

妈妈呀妈妈，您老人家从哪儿听来这么多的谎言废话，谁说红泥岗上土地贫瘠长不出五穀米粮，谁说祖国的气候不适合栽种外来的新品种，谁说……

您放心吧，妈妈。风暴之夜不告而别，那是为了不使您更悲伤。

如今，孩儿已回到集体农庄，走向生活的大道；以集体的力量开拓一个伟大的理想。

在山岗上遥望白云下的家乡。愿山风向您传上一个音讯：

孩儿已比过去更健壮。

稍有注意马华文坛的人，都知道有两个自称是「老」而「大」的作家，长期以来惯于互相吹捧。这两个难兄难弟，你写文章说我的如何如何的「了不得，不得了」，

我写文章说你的「评论」如何如何的「精闢」「有权威」，这使人想起了寓言中的两只互相吹嘘的猪獠！一只说：老兄你肥得「恰到好处」，一只说：「彼此彼此，你老兄乾净得仿佛用苏打洗过澡呢！」

当初，大抵只限于「投桃报李」，你吹我捧，还少见自我吹捧的，当「情不自禁」要自我吹捧时，也是化了笔名来捧自己。

现在，这种自我吹捧、吹牛皮的行径竟然也像尼克松搞战争「升级」那样，来个大升级——觉得朋友吹捧自己还不过瘾，乾脆用自己

吹 牛 皮 的

■ 「 升 級 」 ■

岳 章

的名字写文章来吹捧自己。

那个自命不凡的「作家」，用自己的名字吹捧自己的「二十万言的长篇，是一部优秀作品，结构严谨，刻划人物极之生动，是战后当地文艺界少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这是吹牛皮、车大炮的「大升级」，今后，如果有人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来吹捧自己，那么，他不要忘记是谁是「开创风气」的人！马华文艺界应颁那位吹牛皮的自大

狂作家予「吹牛车大炮一等奖」，而另一个经常以鲁迅自喻的苍蝇「评论家」，只好甘拜下风了！除非他不让其同僚（僚）专美于前，也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吹捧自己，而且要捧得更肉麻，否则，「吹牛车大炮一等奖」仍然要颁给他的那个写过「优秀长篇」的难兄了。

马华文艺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这班「老作家」与此背道而驰，一心一意来搞吹牛皮车大炮的把戏，这显然是在文坛上刮起一股歪风，贻害文艺青年。对于这一小撮歪风的鼓吹者，我们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我们懂得，为名为利而搞文艺，是会滑入反人民的绝路的，那一小撮惯于吹牛皮车大炮的「作家」不正是很好的例子吗？

4/4 $G=1$ 或 $F=1$
中速、坚定有力：

白日葵之歌
(独唱或齐唱)

潘静华词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5} - -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5} \quad | \quad 6 - 5. 4 \quad | \quad 3 \underline{5.5} 2. 5 \quad | \quad 1. 1. 1. 1.)$
 $\underline{5} - 6 \underline{5.6} \quad | \quad 1 \underline{5} 1 \underline{2} \quad | \quad 3 - - \underline{5} 4 \quad | \quad 3. \underline{2.111} \underline{76} \quad | \quad 2 - - \underline{23} \quad | \quad 2 \quad 1 \quad 7 \quad 6 \quad | \quad 5 \quad 6 \quad 3 \quad \underline{65}$
 我 未 曾 知 黑 夜 有 恐 惧， 心 坎 里 有 熾 烈 的 太 陽， 漫 漫 長 夜 将 会 被 驱 走， 陽 光
 $1. \underline{2} \underline{4} \underline{3} \underline{2} \quad | \quad 5 - - 6 \quad | \quad 4 \quad 4 \quad 3 \quad 2 \quad 3 \quad | \quad 1 - - \underline{11} \quad | \quad 2. \underline{3} \underline{4} \underline{4} \underline{3} \underline{2} \quad | \quad 5 - - \underline{66} \quad | \quad 5. \underline{4}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3}$
 最 終 照 亮， 照 耀 在 东 方 我 的 生 命 是 无 限 輝 煌， 每 一 刻 都 迎 迎 光
 $2 - - \underline{33} \quad | \quad 2 \quad 3 \quad 4 \quad 2. \quad 1 \quad | \quad 7. \underline{65} \underline{555} \quad | \quad 5. \underline{43} \underline{32} \quad | \quad 1 - - 0 \quad | \quad 6. \underline{667} \underline{76} \quad | \quad 5 \quad 6 \quad 3 \quad 0$
 明， 就 是 在 号 阴 暗 的 黑 夜， 也 不 会 放 棄 我 的 信 仰， 不 怕 狂 風 暴 雨 的 吹 打，
 $\underline{6.6} \underline{56} \underline{22} \quad | \quad 1. \underline{61} \underline{23} - \quad | \quad 3 \quad \underline{32} \underline{3} \quad | \quad 4 \underline{32} \quad 1 \quad 2 \quad | \quad 4 \quad 5 \quad 6 - \quad | \quad 6 \quad \underline{665} \underline{4} \quad | \quad 3 \quad \underline{1.1} \underline{25}$
 把 一 切 的 艰 难 当 作 磨 炼， 当 乌 云 的 黑 臉 被 撕 破， 我 又 朝 向 火 紅 的 太
 $1 - - - : \parallel \quad 3 \underline{5.5} \underline{65} \quad | \quad 1 - - 0 \parallel$
 陽， 火 紅 的 太 陽。

$2/4$ $^bB = 1$
稍慢、爽朗地

做人要做有用的人

(男高音独唱)

6 3 2	2 2 2	2 5 2 5 7 6 1	2	2 2 5	2 1	6 1	6 5 4 5
哎!	做蛙	莫做井底	蛙,	做鱼	莫做缸	里	
哎!	要做	要做田中	蛙,	做鱼	要做	河	里
6	5 6	2 5	6 5	5 3 3	2	5 5 4 5 3 2	6 1 0 6
鱼	做	鸟	莫	做		鸟	哎,
鱼	做	鸟	要	做		鸟	哎,
3 2 3 2 6	6	1	5 1	6 5	4 5 6	4 3	2
做入呀		莫	做	没有	用	用	人
做入呀		要	做				
2							
哎!							

呼——碌碌

綠葉

电流发动引擎，
皮带扯动机轮，
呼——碌碌，
呼——碌碌，…………

老迈的一代，
杖着疲乏的躯壳，
怀着盈胸的悲愤，
被迫踉跄退下！

年轻的一辈，
挑起生活的重担，
拖着沉重的脚步，

又把青春典押！

饱食终日的一小撮，
 眯着鼠眼，
 笑露了犬牙；
 象饱餐人血的饕蚊，
 毛茸茸的肚皮，
 膨胀得圆又大。

日拖夜磨的一大群，
穷毕生精力，
做半世牛马，
可总是，
在饥寒线上浮沉挣扎，
枯皱的肌肤——苍白赛蜡！

电流发动引擎，
皮带扯动机轮，
呼碌碌，

呼碌碌，…………

多少青春
在这里耗尽，
多少生命
在这里断送，
呼碌碌的声响哟，
饱含着劳工的辛酸苦辣！

旧机床
迸发出沉重的嘶号，
新机器
激发出尖厉的嘶吼，
有那么一日啊，
熬不过超额的重荷时，
轰然一声——
爆炸！

司公限有源海四

號七十三街逸亞落直坡嘉新

SOE HAI GUAN CO., LTD.

No. 37,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1.

Cable Address: "SHGCO" 號掛報電 Phone: 77904 (5 Lines) : 話電

RUBBER, PRODUCE, SUGAR, RICE, TEXTILES, MACHINERY & SUNDRIES.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SHIPPING & GENERAL COMMISSION AGENTS.

號二十五街拉亞：部市門疋布

TEXTILES SALES DEPT. No. 52, Arab Street, Singapore, 7.

Telephone No. 23351

新 書 介 紹

三島由紀夫切腹丑劇 (評論)	井田著	定价 M \$0.50
幸福在哪兒 (詩歌)	红桦著	定价 M \$0.50
椰樹的故事 (寓言)	学民著	定价 M \$0.40
盼 望 (小說)	夏桦著	定价 M \$0.50
文藝創作的道路 (評論)	孔武著	定价 M \$0.50